

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南史卷五十九

唐

李

延

壽

撰

列傳第四十九

江淹

任昉

王僧孺

江淹字文通濟陽考城人也父康之南沙令雅有才思淹少孤貧常慕司馬長卿梁伯鸞之為人不事章句之學留情於文章早為高平檀超所知常升以上席甚加

禮焉起家南徐州從事轉奉朝請宋建平王景素好士  
淹隨景素在南兖州廣陵令郭彥文得罪辭連淹言受  
金淹被繫獄自獄中上書曰昔者賤臣叩心飛霜擊於  
燕地庶女告天振風襲於齊臺下官每讀其書未嘗不  
廢卷流涕何者士有一定之論女有不易之行信而見  
疑貞而為戮是以壯夫義士伏死而不顧者以此也下  
官聞仁不可恃善不可依謂徒虛語乃今知之伏願大  
王暫停左右少加矜察下官本蓬戶桑樞之人布衣韋

帶之士退不飾詩書以驚愚進不買聲名於天下日者  
謬得升降承明之闕出入金華之殿何嘗不局影凝巖  
側身局禁者乎竊慕大王之義復為門下之賓備鳴盜  
淺術之餘豫三五賤伎之末大王惠以恩光顧以顏色  
實佩荆卿黃金之賜竊感豫讓國士之分矣常欲結纓  
伏劍少謝萬一剖心摩踵以報所天不圖小人固陋坐  
貽謗缺迹墜昭憲身限幽圜履影弔心酸鼻痛骨下官  
聞虧名為辱虧形次之是以每一念來忽若有遺加以

涉旬月迫季冬天光沉陰左右無色身非木石與獄吏  
為伍此少卿所以仰天搥心泣盡而繼之以血者也下  
官雖乏鄉曲之譽然嘗聞君子之行矣其上則隱於簾  
肆之間卧於巖石之下次則結綬金馬之庭高議雲臺  
之上退則虜南越之君係單于之頸俱啓丹冊並圖青  
史寧爭分寸之末競錐刀之利哉下官聞積毀銷金積  
讒摩骨遠則直生取疑於盜金近則伯魚被名於不義  
彼之二才猶或如是况在下官焉能自免昔上將之耻

絳侯幽獄名臣之羞史遷下室至如下官當何言哉夫  
以魯連之智辭祿而不反接輿之賢行歌而忘歸子陵  
閉關於東越仲蔚杜門於西秦亦良可知也若使下官  
事非其虛罪得其實亦當鉗口吞舌伏匕首以殞身何  
以見齊魯奇節之人燕趙悲歌之士乎方今聖歷欽明  
天下樂業青雲浮洛榮光塞河西洎臨洮狄道北距飛  
狐陽原莫不寢仁沐義昭景飲醴而已下官抱痛圓門  
含憤獄戶一物之微有足悲者仰惟大王少垂明白則

梧邛之魂不愧於沉首鵠亭之鬼無恨於灰骨景素覽  
書即日出之尋舉南徐州秀才對策上第再遷府主簿  
景素為荊州淹從之鎮少帝即位多失德景素專據上  
流咸勸因此舉事淹每從容進諫景素不納及鎮京口  
淹為鎮軍叅軍領南東海郡丞景素與腹心日夜謀議  
淹知禍機將發乃贈詩十五首以諷焉會東海太守陸  
澄丁艱淹自謂郡丞應行郡事景素用司馬柳世隆淹  
固求之景素大怒言於選部黜為建安吳興令及齊高

帝輔政聞其才召為尚書駕部郎驃騎參軍事俄而荊  
州刺史沈攸之作亂高帝謂淹曰天下紛紛若是君謂  
何如淹曰昔項彊而劉弱袁衆而曹寡羽卒受一劍之  
辱紹終為奔北之虜此所謂在德不在鼎公何疑哉帝  
曰試為我言之淹曰公雄武有奇略一勝也寬容而仁  
恕二勝也賢能畢力三勝也人望所歸四勝也奉天子  
而伐叛逆五勝也彼志銳而器小一敗也有恩無威二  
敗也士卒解體三敗也播紳不懷四敗也懸兵數千里



而無同惡相濟五敗也雖豺狼十萬而終為我獲焉帝  
笑曰君談過矣桂陽之役朝廷周章詔檄久之未就齊  
高帝引淹入中書省先賜酒食淹素能飲啖食鵝炙垂  
盡進酒數升訖文誥亦辦相府建補記室叅軍高帝讓  
九錫及諸章表皆淹製也齊受禪復為驃騎豫章王巖  
記室叅軍建元二年始置史官淹與司徒左長史檀超  
共掌其任所為條例並為王儉所駁其言不行淹任性  
文雅不以著述在懷所撰十三篇竟無次序又領東武

令參掌詔策後拜中書侍郎王儉嘗謂曰卿年二十五  
已為中書侍郎才學如此何憂不至尚書金紫所謂富  
貴卿自取之但問年壽何如爾淹曰不悟明公見眷之  
重永明三年兼尚書左丞時襄陽人開古冢得玉鏡及  
竹簡古書字不可識王僧虔善識字體亦不能諳直云  
似是科斗書淹以科斗字推之則周宣王之簡也簡殆  
如新少帝初兼御史中丞明帝作相謂淹曰君昔在尚  
書中非公事不安行在官寬猛能折衷今為南司足以

振肅百僚也淹曰今日之事可謂當官而行更恐不足  
仰稱明旨爾於是彈中書令謝朓司徒左長史王績護  
軍長史庾弘遠並以託疾不預山陵公事又奏收前益  
州刺史劉悛梁州刺史陰智伯並贓貨巨萬輒收赴廷  
尉臨海太守沈昭略永嘉太守庾曇隆及諸郡二千石  
并大縣官長多被劾内外肅然明帝謂曰自宋以來不  
復有嚴明中丞君今日可謂近世獨步累遷祕書監侍  
中衛尉卿初淹年十三時孤貧常采薪以養母曾於樵

所得貂蟬一具將鬻以供養其母曰此故汝之休徵也汝才行若此豈長貧賤也可留待得侍中著之至是果如母言永元中崔慧景舉兵圍都衣冠悉投名刺淹稱病不往及事平時人服其先見東昏末淹以祕書監無衛尉又副領軍王瑩及梁武至新林淹微服來奔位相國右長史天監元年為散騎常侍左衛將軍封臨沮縣伯淹乃謂子弟曰吾本素官不求富貴今之忝竊遂至於此平生言止足之事亦以備矣人生行樂須富貴何

時吾功名既立正欲歸身草萊耳以疾遷金紫光祿大夫改封醴陵侯卒武帝為素服舉哀謚曰憲淹少以文章顯晚節才思微退云為宣城太守時罷歸始泊禪靈寺渚夜夢一人自稱張景陽謂曰前以一匹錦相寄今可見還淹探懷中得數尺與之此人大恚曰那得割截都盡顧見邛遲謂曰餘此數尺既無所用以遺君自爾淹文章蹟矣又嘗宿於右亭夢一丈夫自稱郭璞謂淹曰吾有筆在卿處多年可以見還淹乃探懷中得五色

筆一以授之爾後為詩絕無美句時人謂之才盡凡所著述自撰為前後集并齊史傳志並行於世嘗欲為赤縣經以補山海之闕竟不成子薦嗣

任昉字彥升樂安博昌人也父遙齊中散大夫遙兄遐字景遠少敦學業家行甚謹位御史中丞金紫光祿大夫始興永明中遐以罪將徙荒裔遙懷名請訴言淚交下齊武帝聞而哀之竟得免遙妻河東裴氏高明有德行嘗晝卧夢有五色采旗蓋四角懸鈴自天而墜其一

鈴落入懷中心悸因而有娠占者曰必生才子及生昉  
身長七尺五寸幼而聰敏早稱神悟四歲誦詩數十篇  
八歲能屬文自製月儀辭義甚美褚彥回嘗謂遙曰聞  
卿有令子相為喜之所謂百不為多一不為少由是聞  
聲藉甚年十二從叔晷有知人之量見而稱其小名曰  
阿堆吾家千里駒也昉孝友純至每侍親疾衣不解帶  
言與淚并湯藥飲食必先經口初為奉朝請舉兗州秀  
才拜太學博士永明初衛將軍王儉領丹陽尹復引為

主簿儉每見其文必三復殷勤以為當時無輩曰自傳  
季友以來始復見於任子若孔門是用其入室升堂於  
是令昉作一文及見曰正得吾腹中之欲乃出自作文  
令昉點正昉因定數字儉拊几歎曰後世誰知子定吾  
文其見知如此後為司徒竟陵王記室參軍時琅邪王  
融有才雋自謂無對當時見昉之文恍然自失以父喪  
去官泣血三年杖而後起齊武帝謂昉伯遐曰聞昉哀  
瘠過禮使人憂之非直亡卿之寶亦時才可惜宜深相



全譬遐使進飲食當時勉勵回即歐出昉父遥本性重  
檳榔以為常餌臨終嘗求之剖百許口不得好者昉亦  
所嗜好深以為恨遂終身不嘗檳榔遭繼母憂昉先以  
毀瘠每一慟絕良久乃蘇因廬於墓側以終喪禮哭泣  
之地草為不生昉素彊壯腰帶甚充服闋後不復可識  
齊明帝深加器異欲大相擢引為愛憎所白乃除太子  
步兵校尉掌東宮書記齊明帝廢鬱林王始為侍中中  
書監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揚州刺史錄尚書事

封宣城郡公使昉具草帝惡其辭斥甚愠昉亦由是終  
建武中位不過列校昉尤長載筆頗慕傅亮才思無窮  
當時王公表奏無不請焉昉起草即成不加點竄沈約  
一代辭宗深所推挹永元中紆意於梅虫兒東昏中旨  
用為中書郎謝尚書令王亮亮曰卿宜謝梅那忽謝我  
昉慙而退末為司徒右長史梁武帝剋建鄴霸府初開  
以為驃騎記室參軍專主文翰每制書草沈約輒求同  
署嘗被急召昉出而約在是後文筆約叅製焉始梁武

與昉遇竟陵王西邸從容謂昉曰我登三府當以卿為  
記室昉亦戲帝曰我若登三事當以卿為騎兵以帝善  
騎也至是引昉符昔言焉昉奉牋云昔承清宴屬有緒  
言提挈之旨形乎善謔豈謂多幸斯言不渝蓋謂此也  
梁臺建禪讓文誥多昉所具奉世舛父母不異嚴親事  
兄嫂恭謹外氏貧闕恒營奉供養祿奉所收四方餉遺  
皆班之親戚即日便盡性通脫不事儀形喜愠未嘗形  
於色車服亦不鮮明武帝踐阼厯給事黃門侍郎吏部

郎出為義興太守歲荒民散以私奉米豆為粥活三千  
餘人時產子者不舉昉嚴其制罪同殺人孕者供其資  
費濟者千室在郡所得公田奉秩八百餘石昉五分督  
一餘者悉原兒妾食麥而已友人彭城到溉溉弟洽從  
昉共為山澤游及被代登舟止有絹七匹米五石至都  
無衣鎮軍將軍沈約遣裙衫迎之重除吏部郎參掌大  
選居職不稱尋轉御史中丞祕書監自齊永元以來祕  
閣四部篇卷分雜昉手自讐校由是篇目定焉出為新

安太守在郡不事邊幅率然曳杖徒行邑郭人通辭訟者就路決焉為政清省吏人便之卒於官唯有桃花米二十石無以為斂遺言不許以新安一物還都雜木為棺浣衣為斂闔境痛惜百姓共立祠堂於城南歲時祠之武帝聞問方食西苑綠沉瓜投之於盤悲不自勝因屈指曰昉少時常恐不滿五十今四十九可謂知命即日舉哀哭之甚慟追贈太常謚曰敬子昉好交結獎進士友不附之者亦不稱述得其延譽者多見升擢故衣

冠貴游莫不多與交好坐上客恒有數十時人慕之號  
曰任君言如漢之三君也在郡尤以清潔著名百姓年  
八十以上者遣戶曹掾訪其寒溫嘗欲營佛齋調楓香  
二石始入三斗便出教長斷曰與奪自己不欲貽之後  
人郡有蜜嶺及楊梅舊為太守所采昉以冒險多物故  
即時停絕吏人咸以百餘年未之有也為家誠殷勤甚  
有條貫陳郡殷芸與建安太守到溉書曰哲人云亡儀  
表長謝元龜何寄指南誰託其為士友所推如此昉不

事生產至乃居無室宅時或譏其多乞貸亦隨復散之  
親故常自歎曰知我者亦以叔則不知我者亦以叔則  
既以文才見知時人云任筆沈詩昉聞甚以為病晚節  
轉好著詩欲以傾沈用事過多屬辭不得流便自爾都  
下士子慕之轉為穿鑿於是有才盡之談矣博學於書  
無所不見家雖貧聚書至萬餘卷率多異本及卒後武  
帝使學士賀縱共沈約勘其書目官無者就其家取之  
所著文章數十萬言盛行於時東海王僧孺嘗論之以

為過於董生揚子昉樂人之樂憂人之憂虛往實歸忘  
貧去吝行可以厲風俗義可以厚人倫能使貧夫不取  
懦夫有立其見重如此有子東里西華南容北叟並無  
術業墜其家聲兄弟流離不能自振生平舊交莫有收  
卹西華冬月著葛帔練裙道逢平原劉孝標泣然矜之  
謂曰我當為卿作計乃著廣絕交論以譏其舊交曰客  
問主人曰朱公叔絕交論為是乎為非乎主人曰客奚  
此之問客曰夫草虫鳴則阜螽躍雕虎嘯而清風起故



氛氲相感霧涌雲蒸嚶鳴相召星流電激是以王陽登  
則貢公喜罕生逝而國子悲且心同琴瑟言鬱郁於蘭  
茝道叶膠漆志婉孌於塤箎聖賢以此鏤金板而鐫盤  
于盃書玉牒而刻鍾鼎若乃匠石輟成風之妙巧伯牙息  
流波之雅引范張欸欸於下泉尹斑陶陶於永夕駱驛  
從橫烟霏雨散巧歷所不知心計莫能測而朱益州汨  
龔叙粵謨訓捶直切絕交遊視黔首以鷹鷂嬾人靈於  
豺虎蒙有猜焉請辯其惑主人听然曰客所謂撫弦微

音未達燥濕變響張羅沮澤不睹鴻鴈高飛蓋聖人握  
金鏡闡風烈龍驤蜺屈從道汙隆日月連璧贊亶亶之  
弘致雲飛雷薄顯棣華之微旨若五音之變化濟九成  
之妙曲此朱生得玄珠於赤水謨神睿以為言至夫組  
織仁義琢磨道德懽其愉樂恤其陵夷寄通靈臺之下  
遺跡江湖之上風雨急而不輟其音霜雪零而不渝其  
色斯賢達之素交歷萬古而一遇逮叔世人訛狙詐颺  
起溪谷不能踰其險鬼神無以究其變競毛羽之輕趨

錐刀之末於是素交盡利交興天下蚩蚩鳥驚雷駭然  
利交同源派流則異較言其略有五術焉若其籠均董  
石權壓梁竇彫刻百工鑪錘萬物吐嗽興雲雨呼噲下  
霜露九域聳其風塵四海疊其重灼靡不望影星奔藉  
響川驚鷄人始唱鶴蓋成陰高門旦開流水接軫皆顧  
摩頂至踵隳膽抽腸約同要離焚妻子誓殉荆卿湛七  
族是曰勢交其流一也富埒陶白贊巨程羅山擅銅陵  
家藏金穴出平原而聯騎居里閭而鳴鐘則有窮巷之

賓繩樞之士冀宵燭之末光邀潤屋之微澤魚貫鳬踵  
颯沓鱗萃分鴈鷺之稻梁靈玉笋之餘漉銜恩遇進款  
誠援青松以示心指白水而旌信是曰賄交其流二也  
陸大夫宴喜西都郭有道人倫東國公卿貴其籍甚措  
紳羨其登仙加以斂頤蹙頰涕唾流沫騁黃馬之劇談  
縱碧雞之雄辯叙溫燠則寒谷成暄論巖苦則春叢零  
葉飛沉出其頤指榮辱定其一言於是有弱冠王孫綺  
紉公子道不挂於通人聲未適於雲閣攀其鱗翼丐其

餘論附騏驥之旌端軼歸鴻於碣石是曰談交其流三  
也陽舒陰慘生靈大情憂合歡離品物恒性故魚以泉  
涸而啣沫鳥因將死而鳴哀同病相憐綴河上之悲曲  
恐懼寘懷昭谷風之盛典斯則斷金由於湫隘刎頸起  
於苦蓋是以伍員濯漑於宰嚭張王撫翼於陳相是曰  
窮交其流四也馳騫之俗澆薄之倫無不操權衡執纖  
繆衡所以揣其輕重繆所以屬其鼻息若衡不能舉繆  
不能飛雖顏冉龍翰鳳鷁曾史蘭薰雪白舒向金玉淵

海卿雲黼黻河漢視若游塵遇同土梗莫肯費其半菽  
罕有落其一毛若衡重鎚銖鏹微影撇雖共工之蒐慝  
驩兜之掩義南荆之跋扈東陵之巨猾皆為匍匐委蛇  
折支舐痔金膏翠羽將其意脂韋使辟導其誠故輪蓋  
所游必非夷惠之室色苴所入寔行張霍之家謀而後  
動芒豪寡忒是曰量交其流五也凡斯五交義同賈嚮  
故桓譚譬之於闐闐林田諭之於甘醴夫寒暑遞進盛  
衰相襲或前榮而後悴或始富而終貧或初存而末亡

或古約而今泰循環翻覆迅若波瀾此則徇利之情未  
嘗異變化之道不得一由是觀之張陳所以凶終蕭朱  
所以隙末斷焉可知矣而翟公方規規然勒門以箴客  
何所見之晚乎然因此五交是生三釁敗德殄義禽獸  
相若一釁也難固易攜讐訟所聚二釁也名陷譽喪貞  
介所羞三釁也古人知三釁之為梗懼五交之速尤故  
王丹威子以榎楚朱穆昌言而示絕有旨哉有旨哉近  
世有樂安任昉海內髦傑早綰銀黃夙昭人譽適文麗

藻方駕曹王英跼俊邁聯衡許郭類田文之愛客同鄭  
莊之好賢見一善則盱衡扼腕遇一才則揚眉抵掌雌  
黃出其肩吻朱紫由其月旦於是冠蓋輻湊衣裳雲合  
輜輶擊轡坐客恒滿蹈其間閭若升闕里之堂入其隩  
隅謂登龍門之坂至於顧盼增其倍價翦拂使其長鳴  
影組雲臺者摩肩趨走丹墀者疊跡莫不締恩狎結綢  
繆想惠莊之清塵庶羊左之微烈及瞑目東粵歸骸洛  
浦總帳猶懸門罕漬酒之彥墳未宿草野絕動輪之賓



藐爾諸孤朝不謀夕流離大海之南寄命瘴癘之地自  
昔把臂之英金蘭之友曾無羊舌下泣之仁寧慕郇成  
分宅之德嗚呼世路嶮巇一至於此太行孟門豈云漸  
絕是以耿介之士疾其若斯裂裳裹足棄之長驚獨立  
高山之頂懼與麋鹿同羣噉噉然絕其零濁誠耻之也  
誠畏之也到溉見其論抵之於地終身恨之昉撰雜傳  
二百四十七卷地記二百五十二卷文章三十三卷東  
里佐尚書外兵郎

王僧孺字僧孺東海郟人也魏衛將軍肅八世孫也曾祖雅晉左光祿大夫儀同三司祖準之宋司徒左長史父延年員外常侍未拜卒僧孺幼聰慧年五歲便機警初讀孝經問授者曰此書何所述曰論忠孝二事僧孺曰若爾願常讀之又有餽其父冬李先以一與之僧孺不受曰大人未見不容先嘗七歲能讀十萬言及長篤愛墳籍家貧常傭書以養母寫畢諷誦亦了仕齊為太學博士尚書僕射王晏深相賞好晏為丹陽尹召補功

曹使撰東宮新記司徒竟陵王子良開西邸招文學僧  
孺與太學生虞義邛國賓蕭文琰邛令楷江洪劉孝孫  
並以善辭藻游焉而僧孺與高平徐寅俱為學林文惠  
太子欲以為宮僚乃召入直崇明殿會薨出為晋安郡  
丞仍除侯官令建武初舉士為始安王遙光所薦除儀  
曹郎遷書侍御史出為錢唐令初僧孺與樂安任昉遇  
於竟陵王西邸以文學會友及將之縣昉贈詩曰唯子  
見知唯余知子觀行視言要終猶始敬之重之如蘭如

芷形應影隨曩行今止百行之首立人斯著子之有之  
誰毀誰譽脩名既立老至何遽誰其執鞭吾為子御劉  
略班藝虞志荀錄伊昔有懷交相欣勗下帷無倦升高  
有屬嘉爾晨登惜余夜燭其為士友推重如此梁天監  
初除臨川王後軍記室待詔文德省出為南海太守南  
海俗殺牛曾無限忌僧孺至便禁斷又外國舶物高涼  
生口歲數至皆外國賈人以通貨易舊時州郡就市回  
而即賣其利數倍歷政以為常僧孺歎曰昔人為蜀郡

長史終身無蜀物吾欲遺子孫者不在越裝並無所取  
視事二歲聲績有聞詔徵將還郡中道俗六百人詣闕  
請留不許至拜中書侍郎領著作復直文德省撰起居  
注中表簿遷尚書左丞俄兼御史中丞僧孺幼貧其母  
鬻紗布以自業嘗携僧孺至市道遇中丞鹵簿驅迫墜  
溝中及是拜日引騶清道悲感不自勝頃之即真時武  
帝制春景明志詩五百字勅沈約以下辭人同作帝以  
僧孺為工厯少府卿尚書吏部郎參大選請謁不行出

為仁威南康王長史蘭陵太守行府州國事初帝問僧  
孺妾媵之數對曰臣室無傾視及在南徐州友人以妾  
寓之行還妾遂懷孕為王典籤湯道愍所糾逮詣南司  
坐免官久之不調友人廬江何炯猶為王府記室僧孺  
乃與炯書以見其意後為安成王參軍事鎮右中記室  
參軍僧孺工屬文善楷隸多識古事侍郎金元起欲注  
素問訪以砭石僧孺答曰古人當以石為針必不用鐵  
說文有此砭字許慎云以石刺病也東山經高氏之山

多針石郭璞云可以為砭針春秋美疾不如惡石服子慎注云石砭石也季世無復佳石故以鐵代之爾轉北中郎諮議參軍入直西省知撰譜事先是尚書令沈約以為晉咸和初蘇峻作亂文籍無遺後起咸和二年以至于宋所書並皆詳實並在下省左戶曹前廂謂之晉籍有東西二庫此籍既並精詳寔可寶惜位官高卑皆可依案宋元嘉二十七年始以七條徵發既立此科人姦互起偽狀巧籍歲月滋廣以至于齊患其不實於是

東堂校籍置郎令史以掌之競行姦貨以新換故昨日  
卑細今日便成士流凡此姦巧並出愚下不辨年號不  
識官階或注隆安在元興之後或以義熙在寧康之前  
此時無此府此時無此國元興唯有三年而猥稱四五  
詔書甲子不與長厯相應校籍諸郎亦所不覺不才今  
史固自忘言臣謂宋齊二代士庶不分雜役減闕職由  
於此竊以晉籍所餘宜加寶愛武帝以是留意譜籍州  
郡多離其罪因詔僧孺改定百家譜始晉太元中員外



散騎侍郎平陽賈弼篤好簿狀乃廣集衆家大搜羣族所撰十八州一百一十六郡合七百一十二卷凡諸大品畧無遺闕藏在秘閣副在左戶及弼子太宰叅軍匪之匪之子長水校尉深世傳其業太保王弘領軍將軍劉湛並好其書弘日對千客不犯一人之諱湛為選曹始撰百家以助銓序而傷於寡畧齊衛將軍王儉復加去取得繁省之衷僧孺之撰通范陽張等九族以代鴈門解等九姓其東南諸族別為一部不在百家之數焉

普通二年卒僧孺好填籍聚書至萬餘卷率多異本與  
沈約任昉家書埒少篤志精力於書無所不覩其文麗  
逸多用新事人所未見者時重其富博集十八州譜七  
百一十卷百家譜集抄十五卷東南譜集抄十卷文集  
三十卷兩臺彈事不入集別為五卷及東宮新記並行  
於世虞羲字士光會稽餘姚人盛有才藻卒於晉安王  
侍郎邛國賓吳興人以才志不過著書以譏揚雄蕭文  
琰蘭陵人邛令楷吳興人江洪濟陽人竟陵王子良嘗

夜集學士刻燭為詩四韻者則刻一寸以此為率文琰  
曰損燒一寸燭而成四韻詩何難之有乃與令楷江洪  
等共打銅鉢立韻響滅則詩成皆可觀覽劉孝孫彭城  
人博學通敏而仕多不遂常歎曰古人或開一說而致  
卿相立談間而降白壁書籍安耳徐彥高平人有學行  
父榮祖位祕書監嘗有罪繫獄旦日原之而髮皓白齊  
武問其故曰臣思愆於內而髮變於外當時稱之

論曰二漢求士率先經術近代取人多由文史觀江任

之所以効用蓋亦會其時焉而淹實先覺加之以沉靜  
昉乃舊恩持之以內行其所以名位自畢各其宜乎僧  
孺碩學而中年遭躋非為不過斯乃窮通之數也

南史卷五十九

南史卷五十九考證

江淹傳豫三五賤伎之末。五閤本注一作王

任昉傳東昏中旨用為中書郎謝尚書令王亮。郎閣  
本作令誤也

主人听然。听監本作忻梁書同今从閣本

王僧孺傳東海郟人也。監本缺也字今增入

撰起居注中表簿。簿一本作薄今从梁書

南史卷五十九考證

欽定四庫全書

南史卷六十

唐 李

延

壽

撰

列傳第五十

范岫

傳昭弟映

孔休源

江革 子德藻

徐勉

許懋 子亨

殷鈞 宗人芸

范岫字懋賓濟陽考城人也高祖宣晉徵士父義宋尚



書殿中郎本州別駕竟陵王誕反羲在城中事平遇誅  
岫幼而好學早孤事母以孝聞外祖顏延之早相題目  
以為中外之寶蔡興宗臨荊州引為主簿及蔡將卒以  
岫貧乏遺旨賜錢二十萬固辭拒之仕齊為太子家令  
文惠太子之在東宮沈約之徒以文才見引岫亦預焉  
岫文雖不逮約而名行為時輩所與博涉多通尤悉魏  
晉以來吉凶故事約常稱曰范公好事該博胡廣無以  
加南鄉范雲謂人曰諸君進止威儀當問范長頭以岫

多識前代舊事也遷國子博士岫長七尺八寸姿容奇偉永明中魏使至詔妙選朝士有辭辯者接使於界首故以岫兼淮陰長史迎焉入為尚書左丞丁母憂居喪過禮朝廷頻起並不拜朝廷亮其哀款得終喪制出為安成內史創立鈞折行倉公私弘益徵黃門侍郎兼御史中丞吏將送一無所納永元末為輔國將軍冠軍晉安王長史行南徐州事梁武帝平建鄴承制徵為尚書吏部郎參大選天監五年為散騎常侍光祿大夫侍皇

太子給扶累遷祠部尚書金紫光祿大夫卒官岫恭敬  
儼恪進止以禮自親喪後蔬食布衣以終身每所居官  
恒以廉絜著稱為長城令時有梓材巾箱至數十年經  
貴遂不改易在晉陵唯作牙管筆一雙猶以為費所著  
文集禮論雜儀字訓行於世二子褒偉

傳昭字茂遠北地靈州人晉司隸校尉咸七世孫也祖  
和之父淡善三禮知名宋世淡事宋竟陵王誕誕反坐  
誅昭六歲而孤哀毀如成人為外祖所養十歲於朱雀

航賣歷日雍州刺史袁顗見而奇之顗嘗來昭所昭讀  
書自若神色不改顗歎曰此兒神情不凡必成佳器司  
徒建安王休仁聞而悅之固欲致昭昭以宋氏多故遂  
不往或有稱昭於廷尉虞愿乃遣車迎昭時愿宗人通  
之在坐並當時名流通之貽昭詩曰英妙擅山東才子  
傾洛陽清塵誰能嗣及爾邁遺芳太原王延秀薦昭於  
丹陽尹袁粲深見禮辟為郡主簿使諸子從昭受學會  
明帝崩粲造哀策文乃引昭定其所製昭有其半焉粲

每經昭戶輒歎曰經其戶寂若無人披其室其人斯在  
豈非名賢尋為總明學士奉朝請齊永明中累遷尚書  
儀曹郎先是御史中丞劉休薦昭於齊武帝永明初以  
昭為南郡王侍讀王嗣帝位故時臣隸爭求權寵唯昭  
及南陽宗大保身而已守正無所參入竟不罹禍明帝  
踐阼引昭為中書通事舍人時居此職者皆權傾天下  
昭獨廉靜無所干豫器服率陋身安麤糲常挿燭板牀  
明帝聞之賜漆合燭盤敕曰卿有古人之風故賜卿古

人之物累遷尚書左丞梁武帝素重昭梁臺建以為給  
事黃門侍郎領著作兼御史中丞天監三年兼五兵尚  
書參選事四年即真歷位左戶尚書安成內史郡自宋  
來兵亂相接府舍稱凶每昏旦間人鬼相觸在任者鮮  
以吉終及昭至有人夜見甲兵出曰傳公善人不可侵  
犯乃騰虛而去有頃風雨忽至飄郡聽事入墮中自是  
郡遂無患咸以昭貞正所致郡溪無魚或有暑月薦昭  
魚者昭既不納又不欲拒遂餽于門側郡多猛獸為害

常設檻穽昭曰人不害猛獸猛獸亦不害人乃命去檻穽猛獸竟不為害歷祕書監太常卿遷臨海太守郡有窰巖前後太守皆自封固專收其利昭以周文之罔與百姓共之大可喻小乃教勿封縣令嘗餉粟置絹于簿下昭笑而還之普通五年為散騎常侍金紫光祿大夫昭所莅官常以清靜為政不尚嚴肅居朝廷無所請謁不畜私門生不交私利終日端居以書記為樂雖老不衰博極古今尤善人物魏晉以來官宦簿閥姻通內外

舉而論之無所遺失世稱為學府性尤篤慎子婦嘗得  
家餉牛肉以進昭昭召其子曰食之則犯法告之則不  
可取而埋之其居身行已不負閭室類皆如此後進宗  
其學重其道人人自以為不逮卒諡曰貞長子譔位尚  
書郎湘東王外兵參軍譔子準有文才梁宣帝時位度  
支尚書昭弟映字徽遠三歲而孤兄弟和睦脩身勵行  
非禮不動始昭之守臨海陸倕餞之賓主俱懽日暮不  
反映以昭年高不可連夜極樂乃自往候接同乘而歸



兄弟並已斑白時人美而服焉及昭卒映喪之如父年踰七十哀戚過禮服制雖除每言輒慟天監中位烏程令卒於太中大夫子弘

孔休源字慶緒會稽山陰人晉尚書沖之八世孫沖即開府儀同三司愉之世父也曾祖遙之宋尚書水部郎父佩齊通直郎休源十一而孤居喪盡禮每見父手所寫書必哀慟流涕不能自勝見者莫不為之垂泣後就吳興沈麟士受經略通大義州舉秀才太尉徐孝嗣省

其策深善之謂同坐曰董仲舒華令思何以尚此可謂  
後生之準的也觀此足稱王佐之才琅邪王融雅相友  
善乃薦之於司徒竟陵王為西邸學士梁臺建與南陽  
劉之遴同為太學博士當時以為美選休源初到都寓  
於宗人少府孔登曾以祠事入廟侍中范雲一與相遇  
深加褒賞曰不期忽覩清顏頓祛鄙吝觀天披霧驗之  
今日後雲命駕到少府登便拂筵整帶謂當詣已備水  
陸之品雲駐飭命休源及至命取其常膳止有赤倉米

飯蒸鮑魚雲食休源食不舉主人之饌高談盡日同載  
還家登深以為愧尚書令沈約當朝貴顯軒蓋盈門休  
源或時後來必虛襟引接處之坐右商略文義其為通  
人所推如此武帝嘗問吏部尚書徐勉求一有學藝解  
朝儀者為尚書儀曹郎勉曰孔休源識見清通詳練故  
事自晉宋起居注誦略上口武帝亦素聞之即日除兼  
尚書儀曹郎時多所改作每逮訪前事休源即以所誦  
記隨機斷決曾無疑滯吏部郎任昉常謂之為孔獨誦

遷建康獄正平反辯析時罕寃人後有選人為獄司者  
帝常引休源以勵之除中書舍人後為尚書左丞彈肅  
禮闈雅允朝望時周捨撰禮疑義自漢魏至于齊梁並  
皆搜采休源所有奏議咸預編錄再遷長兼御史中丞  
正色直繩無所迴避百寮憚之後為晉安王長史南郡  
太守行荊州府州事帝謂曰荊州總上流衝要義高分  
陝今以十歲兒委卿善匡翼之勿憚周昌之舉也乃敕  
晉安王曰孔休源人倫儀表汝年尚幼當每事師之尋

始興王憺代鎮荊州復為憺府長史太守行府事如故  
在州累政甚有治績平心決斷請託弗行帝深嘉之歷  
祕書監復為晉安王府長史南蘭陵太守別敕專行南  
徐州事休源累佐名蕃甚得人譽王深相倚仗常於中  
齋別施一榻云此是孔長史坐人莫得預焉其見敬如  
此歷都官尚書普通七年揚州刺史臨川王宏薨武帝  
與羣臣議代居州任者時貴戚王公咸望遷授帝曰朕  
已得人孔休源才識通敏寔應此選乃授宣惠將軍監

揚州事休源初為臨川王行佐及王薨而管州任時論  
榮之神州都會簿領殷繁休源剖斷如流傍無私謁中  
大通二年加金紫光祿大夫在州晝決辭訟夜覽墳籍  
每車駕巡幸常以軍國事委之昭明太子薨有敕夜召  
休源入宴居殿與羣公參定謀議立晉安王綱為皇太  
子自公卿珥貂插筆奏決於休源前休源怡然無愧時  
人名為兼天子四年卒遺令薄葬節朔薦蔬菲而已帝  
為之流涕顧謝舉曰孔休源居職清忠方欲共康政道

奄至隕沒朕甚痛之舉曰此人清介彊直臣竊為陛下  
惜之諡曰貞子休源風範彊正明練政體常以天下為  
已任武帝深委仗之累居顯職性緝密未嘗言禁中事  
聚書盈七千卷手自校練凡奏議彈文勒成十五卷長  
子雲章頗有父風位東揚州別駕少子宗範聰敏有識  
度位中書郎

江革字休映濟陽考城人也祖齊之宋都水使者尚書  
金部郎父柔之齊尚書倉部郎有孝行以母憂毀卒革

幼而聰敏早有才思六歲便解屬文柔之深加賞器曰  
此兒必興吾門九歲丁父艱與第四弟觀同生少孤貧  
傍無師友兄弟自相訓勗讀書精力不倦十六喪母以  
孝聞服闋與觀俱詣太學補國子生舉高第齊中書郎  
王融吏部郎謝朓雅相欽重朓嘗行還過候革時大寒  
雪見革弊絮單席而耽學不倦嗟歎久之乃脫其所著  
襦并手割半羶與革充臥具而去司徒竟陵王聞其名  
引為西邸學士弱冠舉南徐州秀才時豫章胡諧之行



州事王融與諧之書令薦革諧之方貢琅邪王汎便以  
革代之僕射江祐深相引接祐為太子詹事啓革為丞  
祐時權傾朝右以革才堪經國令參掌機務詔誥文檄  
皆委以具革防杜形迹外人不知祐誅賓客皆懼其罪  
革獨以智免除尚書駕部郎中興元年梁武帝入石頭  
時吳興太守袁昂據郡拒義不從革製書與昂於坐立  
成辭義典雅帝深賞歎之令與徐勉同掌書記建安王  
為雍州刺史表求管記以革為征北記室參軍帶中廬

令與弟觀少長共居不忍離別苦求同行以觀為征北  
行參軍兼記室時吳興沈約樂安任昉與革書云比聞  
雍府妙選英才文房之職總卿昆季可謂馭二龍於長  
途騁駢驥於千里途次江夏觀卒革在雍州為府王所  
禮款若布衣後為建康正頻遷秣陵建康令為政明肅  
豪彊憚之歷中書舍人尚書左丞晉安王長史尋陽太  
守行江州府事徙廬陵王長史太守行事如故以清嚴  
為屬城所憚時少王行事多傾意於籤帥革以正直自

居不與典籤趙道智坐道智因還都啓事面陳革墮事  
好酒以琅邪王曇聰代為行事南州士庶為之語曰故  
人不道智新人佞散騎莫知度不度新人不如故遷御  
史中丞彈奏豪權一無所避後為鎮北豫章王長史廣  
陵太守時魏徐州刺史元法僧降附革被敕隨府王鎮  
彭城城既失守革素不便馬汎舟而還途經下邳為魏  
人所執魏徐州刺史安豐王延明聞革才名厚加接待  
革稱腳疾不拜延明將害之見革辭色嚴正更加敬重

時祖暉同被拘繫延明使暉作欹器漏刻銘革唾罵暉  
曰卿荷國厚恩已無報答乃為虜立銘孤負朝廷延明  
聞之乃令革作丈八寺碑并祭彭祖文革辭以囚執既  
久無復心思延明將加箠扑革厲色曰江革年六十不  
能殺身報主今日得死為幸誓不為人執筆延明知不  
可屈乃止日給脫粟三升僅餘性命會魏帝請中山王  
元略反北乃放革及祖暉還朝上大宴舉酒勸革曰卿  
那不畏延明害對曰臣行年六十死不為夭豈畏延明

帝曰今日始見蘇武之節於是以為太尉臨川王長史  
時帝惑於佛教朝賢多啓求受戒革精信因果而帝未  
知謂革不奉佛法乃賜革覺意詩五百字云唯當勤精  
進自彊行勝脩豈可作底突如彼必死囚以此告革及  
諸貴遊又手敕曰果報不可不信豈可底突如對元延  
明邪革因乞受菩薩戒時武陵王紀在東州頗驕縱上  
以臧盾性弱不能匡正召革慰遣乃除武陵王長史會  
稽郡丞行府州事革門生故吏家多在東聞革應至並

賈持緣道迎候革曰我通不受餉不容獨當故人筐篚  
至鎮唯資公俸食不兼味郡境殷廣辭訟日數百革分  
判辯析曾無疑滯人安吏畏百城震恐琅邪王騫為山  
陰令贓貨狼籍望風自解府王憚之每侍讌言論必以  
詩書王因此耽學好文典籤沈熾文以王所制詩呈武  
帝帝謂僕射徐勉曰革果稱職乃除都官尚書將還贈  
遺一無所受送故依舊訂舫革並不納唯乘臺所給一  
舸舸艚偏欹不得安臥或請濟江徙重物以進輕艚革

既無物乃於西陵岸取石十餘片以實之其清貧如此  
尋監吳郡時境內荒儉劫盜公行革至郡唯有公給仗  
身二十人百姓皆懼不能靜寇革乃省游軍尉百姓逾  
恐革乃廣施恩惠盜賊盡息武陵王出鎮江州乃曰我  
得江革又得革清貧豈能一日忘之當與其同飽乃表  
革同行除南中郎長史尋陽太守徵入為度支尚書好  
獎進閭閻為後生延譽由是衣冠士子翕然歸之時尚  
書令何敬容掌選序用多非其人革性彊直每朝宴恒

有襄貶以此為權貴所疾乃謝病還家除光祿大夫優游閑放以文酒自娛卒謚曰彊子有集二十卷行於世  
革歷官八府長史四王行事三為二千石傍無姬侍家徒壁立時以此高之長子敏早卒次子德藻

德藻字德藻好學美風儀身長七尺四寸性至孝事親盡禮與異產昆弟居恩惠甚篤涉獵經籍善屬文仕梁為尚書比部郎以父憂去職服闋後容貌毀瘠如居喪時及陳武帝受禪為祕書監兼尚書左丞尋以本官兼



中書舍人天監中兼散騎常侍與中書郎劉師知使齊  
著北征道里記三卷還除太子中庶子遷御史中丞坐  
公事免後自求宰縣補新渝令政尚恩惠頗有異績卒  
於官文帝贈散騎常侍文筆十五卷子椿亦善屬文位  
尚書右丞德藻弟從簡少有文情年十七作采荷調以  
刺何敬容為當時所賞位司徒從事中郎侯景亂為任  
約所害子兼叩頭流血乞代父命以身蔽刃遂俱見殺  
天下痛之

徐勉字脩仁東海郟人也祖長宗宋武帝霸府行參軍父融南昌相勉幼孤貧早勵清節年六歲屬霖雨家人祈霽率爾為文見稱耆宿及長好學宗人孝嗣見之歎曰此所謂人中之騏驎必能致千里又嘗謂諸子曰此人師也爾等則而行之年十八召為國子生便下帷專學精力無怠同時儕輩肅而敬之祭酒王儉每見常目送之曰此子非常器也每稱有宰輔之量射策中科起家王國侍郎補太學博士時每有議定勉理證明允莫

能貶奪同官咸取則焉遷臨海王西中郎田曹行參軍  
俄徙署都曹時琅邪王融一時才儁特相慕悅嘗請交  
焉勉謂所親曰王郎名高望促難可輕繫衣裾融後果  
陷於法以此見推識鑒累遷領軍長史初與長沙宣武  
王游梁武帝深器賞之及武帝兵至建鄴勉於新林謁  
見帝甚加恩禮使管書記及帝即位拜中書侍郎進領  
中書通事舍人直內省遷臨川王後軍諮議尚書左丞  
自掌樞憲多所糾舉時論以為稱職天監三年除給事

黃門侍郎尚書吏部郎參掌大選遷侍中時師方侵魏  
候驛填委勉參掌軍書劬勞夙夜動經數旬乃一還家  
羣犬驚吠勉歎曰吾憂國忘家乃至於此若吾亡後亦  
是傳中一事六年除給事中五兵尚書遷吏部尚書勉  
居選官異倫有序既閑尺牘兼善辭令雖文案填積坐  
客充滿應對如流手不停筆又該綜百氏皆避其諱嘗  
與門人夜集客有虞嵩求詹事五官勉正色答云今夕  
止可談風月不宜及公事故時人服其無私天監初官

名互有省置勉撰立選簿奏之有詔施用其制開九品  
為十八班自是貪冒苟進者以財貨取通守道淪退者  
以貧寒見沒矣後為左衛將軍領太子中庶子侍東宮  
昭明太子尚幼敕知宮事太子禮之甚重每事詢謀嘗  
於殿講孝經臨川王宏尚書令沈約備二傅勉與國子  
祭酒張充為執經王瑩張稷柳惔王暕為侍講時選極  
親賢妙盡人譽勉陳讓數四又與沈約書求換侍講詔  
弗許然後就焉舊揚徐首迎主簿盡選國華中正取勉

子崧充南徐選首帝敕之曰卿寒士而子與王志子同  
迎偃王以來未之有也勉耻以其先為戲答旨不恭由  
是左遷散騎常侍領游擊將軍後為太子詹事又遷尚  
書右僕射詹事如故時人間喪事多不遵禮朝終夕殯  
相尚以速勉上疏曰禮記問喪云三日而後斂者以俟  
其生也三日而不生亦不生矣頃來不遵斯制送終之  
禮殯以朞日潤屋豪家乃或半咎衣衾棺槨以速為榮  
親戚徒隸各念休反故屬纊纊畢灰釘已具忘狐鼠之

顧步媿燕雀之徊翔傷情滅理莫此為大且人子承衾之時志懣心絕喪事所資悉關他手愛憎深淺事寔難原如覘視或爽存沒違濫使萬有其一怨酷已多豈若緩其告歛之辰申其望生之冀請自今士庶宜悉依古三日大歛如其不奉加以糾繩詔可其奏又除尚書僕射中衛將軍勉以舊恩繼升重位盡心奉上知無不為爰自小選迄于此職常參掌衡石甚得士心禁省中事未嘗漏泄每有表奏輒焚藁草博通經史多識前載齊

世王儉居職已後莫有逮者朝儀國典昏冠吉凶勉皆  
預圖議初勉受詔知撰五禮普通六年功畢表上之曰  
夫禮以安上化人弘風訓俗經國家利後嗣者也唐虞  
三代咸必由之在乎有周憲章尤備因殷革夏損益可  
知雖復經禮三百曲禮三千經文三百威儀三千其大  
歸有五即宗伯所掌典禮吉為上凶次之賓次之軍次  
之嘉為下也故祠祭不以禮則不齊不莊喪紀不以禮  
則背死忘生者衆賓客不以禮則朝覲失其儀軍旅不



以禮則致亂於師律冠昏不以禮則男女失其時為國  
脩身於斯攸急洎周室大壞王道既衰官守斯文日失  
其序暴秦滅學埽地無餘漢氏鬱興日不暇給猶命叔  
孫於外野方知帝王之為貴末葉紛綸遞有興毀及東  
京曹褒南宮制述集其散略百有餘篇雖寫以尺簡而  
終闕平奏其後兵革相尋異端互起章句既淪俎豆斯  
輟方領矩步之容事滅於旌鼓蘭臺石室之典用盡於  
帷蓋至乎晉氏爰定新禮荀顗制之於前執虞刪之於

未既而中原喪亂罕有所遺江左草創因循而已釐革之風是則未暇伏惟陛下睿明啓運先天改物撥亂惟武經俗以文作樂在乎功成制禮弘於業定伏尋所定五禮起齊永明二年太子步兵校尉伏曼容表求制一代禮樂于時參議置新舊學士十人止脩五禮諮稟衛將軍丹陽尹王儉學士亦分住郡中制作歷年猶未克就及文憲薨遺文散逸又以事付國子祭酒何胤經涉九載猶復未畢建武四年胤還東山齊明帝敕委尚書

令徐孝嗣舊事本末隨在南弟永元中孝嗣於此遇禍  
又多零落當時鳩集所餘權付尚書左丞蔡仲熊驍騎  
將軍何佟之共掌其事時禮局住在國子學中門外東  
昏之時頻有軍火其所散失又踰大半天監元年佟之  
啓審省置之宜敕使外詳時尚書參詳以天地初革庶  
務權興宜俟隆平徐議刪撰欲且省禮局併還尚書儀  
曹詔旨云禮壞樂缺故國異家殊寔宜以時修定以為  
永準於是尚書僕射沈約等參議請五禮各置舊學士

一人人各自舉學士二人相助抄撰其中有疑者依前漢石渠後漢白虎隨源以聞請旨斷決乃以舊學士右軍記室參軍明山賓掌吉禮中軍騎兵參軍嚴植之掌凶禮中軍田曹行參軍兼太常丞賀瑒掌賓禮征虜記室參軍陸璉掌軍禮右軍參軍事司馬裴掌嘉禮尚書右丞何佟之總參其事佟之亡後以鎮北諮議參軍伏暉代之後又以暉代嚴植之掌凶禮暉尋遷官以五經博士繆昭掌凶禮復以禮儀深廣記載殘缺宜須博論

共盡其致更使鎮軍將軍丹陽尹沈約太常卿張充及  
臣三人同參厥務臣又奉別敕總知其事末又使中書  
侍郎周捨庾於陵二人復豫參知若有疑義所掌學士  
當職先立議通詔五禮舊學士及參知各言同異條牒  
啓聞決之制旨疑事既多歲時又積制旨裁斷其數不  
少莫不網羅經誥玉振金聲凡諸奏決皆載篇首具列  
聖旨為不刊之則寧孝宣之能擬豈孝章之足云五禮  
之職事有繁簡及其列畢不得同時嘉禮儀注以天監

六年五月七日上尚書合十有二帙一百一十六卷五百三十六條賓禮儀注以天監六年五月二十日上尚書合十有七帙一百三十三卷五百四十五條軍禮儀注以天監九年十月二十九日上尚書合十有八帙一百八十九卷二百四十條吉禮儀注以天監十一年十一月十日上尚書合二十有六帙二百二十四卷一千五百條凶禮儀注以天監十一年十一月十七日上尚書合四十有七帙五百一十四卷五千六百九十三條大

凡一百二十帙一千一百七十六卷八千一百一十九條又  
列副祕閣及五經典書各一通繕寫校定以普通五年  
二月始獲洗畢竊以撰正履禮歷代罕就皇明在運厥  
功克成周代三千舉其盈數今之八千隨事附益質文  
相變故其數兼倍猶如八卦之爻因而重之錯綜成六  
十四也臣以庸識謬司其任淹留歷稔允當斯責兼勒  
成之初未遑表上寔由才輕務廣思力不周永言慙惕  
無忘寤寐自今春輿駕將親六師搜尋軍禮閱其條章

靡不該備可以懸諸日月頒之天下者矣詔有司案以  
遵行尋加中書令勉以疾求解內任詔不許乃令停下  
省三日一朝有事遣主書論決患腳轉劇久闕朝覲固  
求陳解詔許疾差還省勉雖居顯職不營產業家無畜  
積奉祿分贍親族之貧乏者門人故舊或從容致言勉  
乃答曰人遺子孫以財我遺之清白子孫才也則自致  
輜輶如不才終為佗有賞為書戒其子崧曰吾家本清  
廉故常居貧素至於產業之事所未嘗言非直不經營



而已薄躬遭逢遂至今日尊官厚祿可謂備之每念叨竊若斯豈由才致仰藉先門風範及以福慶故臻此爾古人所謂以清白遺子孫不亦厚乎又云遺子黃金滿籬不如一經詳求此言信非徒語吾雖不敏寔有本志庶得遵奉斯義不敢墜失所以顯貴以來將三十載門人故舊承薦便宜或使創闢田園或勸興立邸店又欲舳艫運致亦令貨殖聚歛若此衆事皆距而不納非謂拔葵去織且欲省息紛紜中年聊於東田開營小園者

非存播藝以要利政欲穿池種樹少寄情賞又以郊際  
閑曠終可為宅僅獲懸車致事寔欲歌哭於斯慧日十  
住等既應營昏又須住止吾清明門宅無相容處所以  
爾者亦復有以前割西邊施宣武寺既失西廂不復方  
幅意亦謂此逆旅舍爾何事須華常恨時人謂是我宅  
古往今來豪富繼踵高門甲第連闔洞房究其死矣定  
是誰室但不能不為培塿之山聚石移果雜以花卉以  
娛休沐用託性靈隨便架立不存廣大唯功德處小以

為好所以內中逼促無復房宇近脩東邊兒孫二宅乃藉十住南還之資其中所須猶為不少既牽挽不至又不可中途而輟郊間之園遂不辦保貨與韋黯乃獲百金成就兩宅已消其半尋園價所得何以此由吾經始歷年粗已成立桃李茂密桐竹成陰塍陌交通渠畎相屬華樓迴榭頗有臨眺之美孤峯叢薄不無糾紛之興瀆中並饒荷葭湖裏殊富芰蓮雖云人外城闕密邇韋生欲之亦雅有情趣追述此事非有吝心蓋是事意

所至爾憶謝靈運山家詩云中為天地物今成鄙夫有  
吾此園有之二十載今為天地物物之與我相校幾何  
哉此直所餘今以分汝營小田舍親累既多理亦須此  
且釋氏之教以財物謂之外命外典亦稱何以聚人曰  
財況汝常情安得忘此聞汝所買湖熟田地甚為烏鹵  
彌復可安所以如此非物競故也雖事異寢丘聊可髣  
髴孔子曰居家庭事可移於官既已營之宜使成立進  
退兩亡更貽耻笑若有所收獲汝可自分贍内外大小

宜令得所非吾所知又復應雷之諸女爾汝既居長故  
有此及凡為人長殊復不易當使中外諧緝人無間言  
先物後已然後可貴老生云後其身而身先若能爾者  
更招巨利汝當自勗見賢思齊不宜忽略以棄日也棄  
日乃是棄身身名美惡豈不大哉可不慎歟今之所救  
略言此意政謂為家以來不事資產暨立墅舍似乖舊  
業陳其始末無愧懷抱兼吾年時朽暮心力稍單牽課  
奉公略不克舉其中餘暇裁可自休或復冬日之陽夏

日之陰良辰美景文案間隙負杖躡履逍遙陋館臨池  
觀魚披林聽鳥濁酒一杯彈琴一曲求數刻之暫樂庶  
居常以待終不宜復勞家間細務汝交關既定此書又  
行凡所資須付給如別自茲以後吾不復言及田事汝  
亦勿復與吾言之假使堯水湯旱豈如之何若其滿庾  
盈箱爾之幸遇如斯之事過並無俟令吾知也記云夫  
孝者善繼人之志善述人之事今且望汝全吾此志則  
無所恨矣第二子悱卒痛悼甚至不欲久廢王務乃為

答客以自喻焉普通末武帝自算擇後宮吳聲西曲女妓各一部並華少賚勉因此頗好聲酒祿奉之外月別給錢十萬信遇之深故無與匹中大通中又以疾自陳移授特進右光祿大夫侍中中衛將軍置佐史扶如故增親信四十人兩宮參問冠蓋結轍有敕每欲臨幸勉以拜伏有虧頻啓傳出詔許之遂停輿駕及卒帝聞而流涕即日車駕臨殯贈右光祿大夫開府儀同三司皇太子亦舉哀朝堂有司奏諡居敬行簡曰簡帝益執心

決斷曰肅因謚簡肅公勉雖骨鯁不及范雲亦不阿意  
苟合後知政事者莫及梁世之言相者稱范徐云善屬  
文勤著述雖當機務下筆不休常以起居注煩雜乃撰  
為流別起居注六百六十卷左丞彈事五卷在選曹撰  
選品三卷齊時撰太廟祝文二卷以孔釋二教殊途同  
歸撰會林五十卷凡所著前後二集五十卷又為人章  
表集十卷大同三年故佐史尚書左丞劉覽等詣闕陳  
勉行狀請刊石紀德即降詔立碑於墓焉排字敬業幼



聰敏能屬文位太子舍人掌書記累遷洗馬中舍人猶  
管書記出入宮坊者歷稔以足疾出為湘東王友俄遷  
晉安內史

許懋字昭哲高陽新城人魏鎮北將軍允九世孫也五  
世祖詢晉徵士祖珪宋給事著作郎桂陽太守父勇慧  
齊太子家令允從僕射懋少孤性至孝居父憂執喪過  
禮篤志好學為州黨所稱十四入太學受毛詩旦領師  
說晚而覆講坐下聽者常數十百人因撰風雅比興義

十五卷盛行於時尤明故事稱為儀注學起家後為豫章王行參軍轉法曹舉秀才遷驃騎大將軍儀同中記室文惠太子聞而召之侍講於崇明殿後兼國子博士與司馬瑳同志友善僕射江祐甚推重之號為經史荀梁天監初吏部尚書范雲舉懋參詳五禮除征西鄱陽王諮議參軍兼著作郎待詔文德省時有請會稽封禪者武帝因集儒學士草封禪儀將行焉懋建議獨以為不可帝見其議嘉納之由是遂停十年轉太子家令凡

諸禮儀多所刊正以足疾出為始平太守政有能名加散騎常侍轉天門太守中大通三年皇太子召與諸儒錄長春義記四年拜中庶子是歲卒撰述行記四卷有集十五卷子亨

亨字亨道少傳家業孤介有節行博通羣書多識前代舊事甚為南陽劉之遴所重梁太清初為西中郎記室兼太常丞侯景之亂避地郢州會梁邵陵王自東至引為諮議參軍王僧辯之襲郢州素聞其名召為儀同從

事中郎遷太尉從事中郎與吳興沈炯對掌書記府政  
朝務一以委之晉安王承制授給事黃門侍郎陳武帝  
受禪為太中大夫領太著作知梁史事初僧辯之誅也  
所司收僧辯及其子顏屍於方山同坎埋瘞至是無敢  
言者亨以故吏抗表請葬之與故義徐陵張種孔奐等  
相率以家財營葬凡七柩皆改窆焉光大中宣帝入輔  
以亨貞正有古人風甚相欽重常以師禮事之及到仲  
舉之謀出宣帝宣帝問亨亨勸勿奉詔宣帝即位拜衛

尉卿卒於官亭初撰齊書并志五十卷遇亂亡失後撰梁史成者五十八卷梁太清之後所製文筆六卷子善心位尚書度支侍郎

殷鈞字季和陳郡長平人晉荊州刺史仲堪五世孫也曾祖元素宋南康相坐元凶事誅元素娶尚書僕射琅邪王僧朗女生子寧早卒寧遺腹生子叡亦當從戮僧朗啓孝武救之得免叡有口辯司徒褚彥回甚重之謂曰諸殷自荊州以來無出卿叡歛容答曰殷族衰悴誠

不如昔若此旨為虛故不足降此旨為實彌不可聞仕  
齊歷司徒從事中郎叡妻琅邪王奐女奐為雍州刺史  
啓叡為府長史奐誅叡亦見害鈞九歲以孝聞及長恬  
靜簡交游好學有思理善隸書為當時楷法南鄉范雲  
樂安任昉並稱美之梁武帝與叡少故舊以女永興公  
主妻鈞拜駙馬都尉歷祕書丞在職啓校定祕閣四部  
書更為目錄又受詔料檢西省法書古迹列為品目累  
遷侍中東宮學士自宋齊以來公主多驕淫無行永興

主加以險虐鈞形貌短小為主所憎每被召入先滿壁  
為殷叡字鈞輒流涕以出主命婢束而反之鈞不勝怒  
而言於帝帝以犀如意擊主碎於背然猶恨鈞自侍中  
出為王府諮議後為明威將軍臨川內史鈞體羸多疾  
閉閣臥理而百姓化其德劫盜皆奔出境嘗禽劫帥不  
加考掠和言誚責劫帥稽顙乞改過鈞便命遣之後遂  
為善人郡舊多山瘡更暑必動自鈞在任郡境無復瘡  
疾母憂去職居喪過禮昭明太子憂之手書誠喻服闋

為散騎常侍領步兵校尉侍東宮改領中庶子後為國  
子祭酒卒諡貞二子構渥鈞宗人芸

芸字灌蔬倜儻不拘細行然不妄交游門無雜客勵精  
勤學博洽羣書幼而廬江何憲見之深相歎賞天監中  
位祕書監司徒左長史後直東宮學士省卒

論曰范懋賓之德美傳茂遠之清令孔休源之政事江  
休映之彊直並加之以學植飾之以文采其所以取高  
時主豈徒然哉徐勉少而勵志發憤忘食脩身慎行運



屬興王依光日月致位公輔提衡端執時無異議為梁  
氏宗臣信為美矣許懋業藝以經筭見推亨懷道好古  
以博覽歸譽其所以折議封禪求葬僧辯正直存焉豈  
唯文義而已古人云仁者有勇斯言近之殷鈞德業自  
居又加之以政績文質斌斌亦足稱也

南史卷六十

南史卷六十考證

傳昭傳父淡善三禮知名宋世事宋竟陵王誕○事監  
本作仕今从閣本

郡有蜜巖○監本脫蜜字今从閣本增入

縣令常餉粟置絹於簿下○粟一本作粟

孔休源傳時周捨撰禮疑義○監本缺義字又下文休  
源所有奏議咸預編錄句缺錄字今俱增入

江革傳會魏帝請中山王元畧反北○請監本誤討今

从魏書改正

武陵王出鎮江州乃曰我得江革又得革清貧豈能一日忘之○又一本作文

許亨傳凡七樞皆改寔焉○樞監本誤樞今改正

南史卷六十考證

欽定四庫全書

南史卷六十一

唐

李

延

壽

撰

列傳第五十一

陳伯之

陳慶之

子昕

暄

蘭欽

陳伯之濟陰睢陵人也年十三四好著獼皮冠帶刺刀  
候鄰里稻熟輒偷刈之嘗為田主所見呵之曰楚子莫  
動伯之曰君稻幸多取一擔何苦田主將執之因拔刀

而進曰楚子定何如田主皆反走徐擔稱而歸及年長在鍾離數為劫盜嘗援面覘人船船人斫之獲其左耳後隨鄉人車騎將軍王廣之廣之愛其勇每夜卧下榻征伐常將自隨頻以戰功累遷驃騎司馬封魚復縣伯梁武起兵東昏假伯之節督前驅諸軍事豫州刺史轉江州據尋陽以拒梁武郢城平武帝使說伯之即以為江州刺史子虎牙為徐州刺史伯之雖受命猶懷兩端帝及其猶豫逼之伯之退保南湖然後歸附與衆軍俱

下建康城未平每降人出伯之輒喚與耳語帝疑其復懷翻覆會東昏將鄭伯倫降帝使過伯之謂曰城中甚忿卿欲遣信誘卿須卿降當生割卿手腳卿若不降復欲遣刺客殺卿伯之大懼自是無異志矣城平封豐城縣公遣之鎮伯之不識書及還江州得文牒辭訟唯作大諾而已有事典義傳口語與奪決於主者伯之與豫章人鄧繕永興人戴承忠竝有舊繕經藏伯之息免禍伯之尤德之及在州用繕為別駕承忠為記室參軍河

南褚絹都下之薄行者武帝即位頻造尚書范雲雲不  
好絹堅拒之絹益怒私語所知曰建武以後草澤底下  
悉成貴人吾何罪而見棄今天下草創喪亂未可知陳  
伯之擁強兵在江州非代來臣有自疑之意且復焚惑  
守南斗詎非為我出今者一行事若無成入魏何減作  
河南郡於是投伯之書佐王思穆事之大見親狎及伯  
之鄉人朱龍符為長流參軍竝乘伯之愚闇恣行姦險  
伯之子虎牙時為直閣將軍武帝手疏龍符罪親付虎

牙虎牙封示伯之帝又遣代江州別駕鄧繕伯之竝不受命曰龍符健兒鄧繕在事有績臺所遣別駕請以為中從事繕於是日夜說伯之云臺家府庫空竭無復器仗三倉無米此萬世一時機不可失絹承忠等每贊成之伯之謂繕今段啓卿若復不得便與卿共下使反武帝敕部內一郡處繕伯之於是集府州佐史謂曰奉齊建安王教率江北義勇十萬已次六合見使以江州見力運糧速下我荷明帝厚恩誓以死報使絹詐為蕭寶



寅書以示僚佐於聽事前為壇殺牲以盟伯之先軟長  
史以下次第軟絹說伯之今舉大事宜引人望程元沖  
不與人同心臨川內史王觀僧虔之孫人身不惡可召  
為長史以代元沖伯之從之仍以絹為尋陽太守承忠  
輔義將軍龍符豫州刺史豫章太守鄭伯倫起郡兵拒  
守程元沖既失職於家合率數百人使伯之典籤呂孝  
通戴元則為內應伯之每旦常作伎日晡輒臥左右伏  
身皆休息元沖因其解弛從北門入徑至聽事前伯之

聞叫自率出盪元沖力不能敵走逃廬山伯之遣使還  
報虎牙兄弟虎牙等走盱眙盱眙人徐文安莊興紹張  
顯明邀擊之不能禁反見殺武帝遣王茂討伯之敗走  
間道亡命出江北與子虎牙及褚繒俱入魏魏以伯之  
為使持節散騎常侍都督淮南諸軍事平南將軍光祿  
大夫曲江縣侯天監四年詔太尉臨川王宏北侵宏命  
記室丘遲私與之書曰陳將軍足下無恙幸甚幸甚將  
軍勇冠三軍才為世出棄燕雀之毛羽慕鴻鵠以高翔

昔因機變化遭遇明主立功立事開國稱孤朱輪華轂  
擁旄萬里何其壯也如何一旦為奔亡之虜聞鳴鏑而  
股戰對穹廬以屈膝又何劣邪尋君去就之際非有他  
故直以不能內審諸已外受流言沉迷猖蹶以至於此  
聖朝赦罪責功棄瑕錄用推赤心於天下安反側於萬  
物此將軍之所知非假僕一二談也昔朱鮪涉血於友  
于張繡剗及於愛子漢主不以為疑魏君待之若舊況  
將軍無昔人之罪而勲重於當代夫迷塗知反往哲是

與不遠而復先典攸高主上屈法申恩吞舟是漏將軍  
松栢不翦親戚安居高堂未傾愛妾尚在悠悠爾心亦  
何可言當今功臣名將鴈行有序佩紫懷黃讚帷幄之  
謀乘輅建節奉疆場之任並刑馬作誓傳之子孫將軍  
獨覲顏借命驅馳毳裘之長寧不哀哉夫以慕容超之  
強身送東市姚泓之盛面縛西都故知霜露所均不育  
異類姬漢舊邦無取雜種北虜僭號中原多歷年所惡  
積禍盈理至焦爛況偽孽昏狡自相夷戮部落攜離何

豪猜貳方當係頸蠻郎縣首崇街而將軍魚游於沸鼎  
之中燕巢於飛幕之上不亦惑乎暮春三月江南草長  
雜花生樹羣鴛亂飛見故國之旗鼓感生平於疇日撫  
絃登陴豈不愴恨所以廉公之思趙將吳子之泣西河  
人之情也將軍獨無情哉想早勵良規自求多福當今  
皇帝盛明天下安樂白環西獻楛矢東來夜郎滇池解  
辯請職朝鮮昌海蹶角受化唯北狄野心崛起沙塞之  
間欲延歲月之命耳中軍臨川殿下明德茂親總茲戎

重方弔民洛汭伐罪秦中若遂不改方思僕言聊布往  
懷君其詳之伯之得書乃於壽陽擁衆八千歸降虎牙  
為魏人所殺伯之既至以為平北將軍西豫州刺史永  
新縣侯未之任復為驍騎將軍又為太中大夫久之卒  
於家其子猶有在魏者褚縉在魏魏人欲用之魏元會  
縉戲為詩曰帽上著籠冠袴上著朱衣不知是今是不  
知非昔非魏人怒出為始平太守日日行獵墮馬而死  
陳慶之字子雲義興國山人也幼隨從梁武帝帝性好

基每從夜至旦不輟等輩皆寐唯慶之不寢聞呼即至甚見親賞從平建鄴稍為主書散財聚士恒思立效除奉朝請普通中魏徐州刺史元法僧於彭城求入內附以慶之為武威將軍與胡龍牙成景儁率諸軍應接還除宣猛將軍文德主帥仍率軍送豫章王綜入鎮徐州魏遣安豐王元延明臨淮王元彧率衆十萬來拒延明先遣其別將丘大千觀兵近境慶之擊破之後豫章王棄軍奔魏慶之乃斬關夜退軍士獲金普通七年安西

將軍元樹出征壽春除慶之假節總知軍事魏豫州刺史李憲遣其子長鈞別築兩城相拒慶之攻拔之憲力屈遂降慶之入據其城轉東宮直閤大通元年隸領軍曹仲宗伐渦陽魏遣常山王元昭等東援前軍至馳澗去渦陽四十里韋放曰賊鋒必是輕銳戰捷不足為功如不利沮我軍勢不如勿擊慶之曰魏人遠來皆已疲倦須挫其氣必無不敗之理於是與麾下五百騎奔擊破其前軍魏人震恐慶之還共諸將連營西進據渦陽



城與魏相持自春至冬各數十百戰師老氣衰魏之援兵復欲築壘於軍後仲宗等恐腹背受敵謀退慶之杖節軍門曰須虜圍合然後與戰若欲班師慶之別有密敕仲宗壯其計乃從之魏人犄角作十三城慶之陷其四壘九城兵甲猶盛乃陳其俘馘鼓譟攻之遂奔潰斬獲畧盡渦水咽流詔以渦陽之地置西徐州衆軍乘勝前頓城父武帝嘉焉手詔慰勉之大通初魏北海王元顥來降武帝以慶之為假節驍勇將軍送顥還北顥於

渙水即魏帝號授慶之前軍大都督自鉅縣進遂至睢陽魏將丘大千有衆七萬分築九壘以拒慶之自旦至中攻陷其三大千乃退時魏濟陰王元徽業率羽林庶子二萬人來救梁宋進屯考城慶之攻陷其城禽徽業仍趣大梁顥進慶之徐州刺史武都郡王仍率衆而西魏左僕射楊昱等率御仗羽林宗子庶子衆七萬據滎陽拒顥兵強城固魏將元天穆大軍復將至先遣其驃騎將軍尔朱兆騎將魯安等援楊昱又遣右僕射尔朱

世隆西荊州刺史王羅據虎牢時滎陽未拔士衆皆恐  
慶之乃解鞍秣馬宣喻衆曰我等纔有七千賊衆四十  
餘萬今日之事義不圖存須平其城壘一鼓悉使登城  
壯士東陽宋景休義興魚大愍踰堞而入遂剋之俄而  
魏陣外合慶之率精兵三千大破之魯安於陣乞降天  
穆兆單騎獲免進赴虎牢尔朱世隆棄城走魏孝莊出  
居河北其臨淮王彧安豐王延明率百僚備法駕迎顥  
入洛陽宮御前殿改元大赦顥以慶之為車騎大將軍

魏上黨王元天穆又攻拔大梁分遣王老生費穆據虎  
牢刁宣刁雙入梁宋慶之隨方掩襲並降天穆與十餘  
騎北度河慶之麾下悉著白袍所向披靡先是洛中謠  
曰名軍大將莫自牢千兵萬馬避白袍自發鉅縣至洛  
陽十四旬平三十二城四十七戰所向無前初魏莊帝  
單騎度河宮衛嬪侍無改於常顥既得志荒于酒色不  
復視事與安豐臨淮計將背梁以時事未安且資慶之  
力用慶之心知之乃說顥曰今遠來至此未伏尚多宜

啓天子更請精兵并勒諸州有南人沒此者悉須部送  
顥欲從之元延明說顥曰慶之兵不出數千已自難制  
今更增其衆寧肯為用魏之宗社於斯而滅顥由是疑  
慶之乃密啓武帝停軍洛下南人不一萬魏人十倍  
軍副馬佛念言於慶之曰勲高不賞震主身危二事既  
有將軍豈得無慮今將軍威震中原聲動河塞屠顥據  
洛則千載一時慶之不從顥前以慶之為徐州刺史因  
求之鎮顥心憚之遂不遣魏將尔朱榮尔朱世隆元天

穆尔朱兆等衆號百萬挾魏帝夾攻顓顓據洛陽六十  
五日凡所得城一時歸魏慶之度河守北中郎城三日  
十一戰傷殺甚衆榮將退還時有善天文人劉靈助謂  
榮曰不出十日河南大定榮乃為棧濟自破石與顓戰  
於河橋顓大敗走至臨潁被禽洛陽復入魏慶之馬步  
數千結陣東反榮親自來追軍人死散慶之乃落鬚髮  
為沙門間行至豫州州人程道雍等潛送出汝陰至都  
仍以功除右衛將軍封永興侯出為北兗州刺史都督

緣淮諸軍事會有祆賊沙門僧強自稱為帝土豪蔡伯寵起兵應之攻陷北徐州詔慶之討焉慶之斬伯寵僧強傳其首中大通二年除南北司二州刺史加都督慶之至鎮遂圍縣瓠破魏潁州刺史婁起揚州刺史是立寶於漆水又破行臺孫騰豫州刺史堯雄梁州刺史司馬恭於楚城罷義陽鎮兵停水陸轉運江湘諸州並得休息開田六千頃二年之後倉廩充實又表省南司州復安陸郡置上明郡大同二年魏遣將侯景攻下楚州

執刺史桓和景仍進軍淮上慶之破之時大寒雪景棄  
輜重走是歲豫州饑慶之開倉振給多所全濟州人李  
昇等八百人表求樹碑頌德詔許焉五年卒諡曰武慶  
之性祇慎每奉詔敕必洗沐拜受儉素不衣紈綺不好  
絲竹射不穿札馬非所便而善撫軍士能得其死力長  
子昭嗣梁世寒門達者唯慶之與俞藥藥初為武帝左  
右帝謂曰俞氏無先賢世人云俞錢非君子所宜改姓  
喻藥曰當令姓自於臣歷位雲旗將軍安州刺史



慶之第五子昕字君章七歲能騎射十二隨父入洛遇疾還都詣鴻臚卿朱异异訪北間事昕聚土畫城指麾分別异甚奇之慶之在縣瓠魏驍將堯雄子寶樂特為敢勇求單騎校戰昕躍馬直趣寶樂雄即潰散後為臨川太守太清二年侯景圍歷陽敕召昕還昕啓云採石急須重鎮王質水軍輕弱恐虜必濟乃板昕為雲騎將軍代質未及下渚景已度江為景所禽令收集部曲將用之昕誓而不許景使其儀同范桃棒嚴禁之昕因說

桃棒令率所領歸降襲殺王偉宋子仙桃棒許之遂立盟射城中遣昕夜縋而入武帝大喜敕即受降簡文遲疑累日不決外事泄昕弗之知猶依期而下景邀得之逼昕令更射書城中云桃棒且輕將數十人先入景欲裏中隨之昕不從遂見害

少弟暄學不師受文才俊逸尤嗜酒無節操徧歷王公門沉湎諠譟過差非度其兄子秀常憂之致書於暄友人何胥異以諷諫暄聞之與秀書曰旦見汝書與孝典

陳吾飲酒過差吾有此好五十餘年昔吳國張長公亦稱耽嗜吾見張時伊已六十自言引滿大勝少年時吾今所進亦多於往日老而彌篤唯吾與張季舒耳吾方與此子交歡於地下汝欲笑吾所志邪昔阮咸阮籍同遊竹林宣子不聞斯言王湛能玄言巧騎武子呼為癡叔何陳留之風不嗣太原之氣歸然翻成可怪吾既寂漠當世朽病殘年產不異於顏原名未動於卿相若不日飲醇酒復欲安歸汝以飲酒為非吾以不飲酒為過

昔周伯仁度江唯三日醒吾不以為少鄭康成一飲三百盃吾不以為多然洪醉之後有得有失成廝養之志是其得也使次公之狂是其失也吾常譬酒之猶水亦可以濟舟亦可以覆舟故江諮議有言酒猶兵也兵可千日而不用不可一日而不備酒可千日而不飲不可一飲而不醉美哉江公可與共論酒矣汝驚吾墮馬侍中之門陷池武陵之第徧布朝野自言焦棟丘也幸苟有過人必知之吾生平所願身沒之後題吾墓云陳故

酒徒陳君之神道若斯志意豈避南征之不復賈誼之  
慟哭者哉何水曹眼不識孟鑑吾口不離瓢杓汝寧與  
何同日而醒與吾同日而醉乎政言其醒可及其醉不  
可及也速營糟丘吾將老焉爾無多言非爾所及暄以  
落魄不為中正所品久不得調陳太康中徐陵為吏部  
尚書精簡人物縉紳之士皆嚮慕焉暄以玉帽簪插髻  
紅絲布裏頭袍拂踝靴至膝不陳爵里直上陵坐陵不  
之識命吏持下暄徐步而出舉止自若竟無忤容作書

謗陵陵甚病之後主之在東宮引為學士及即位遷通直散騎常侍與義陽王叔達尚書孔範度支尚書袁權侍中王瑳金紫光祿大夫陳襄御史中丞沈攸散騎常侍王儀等恒入禁中陪侍游宴謂為狎客暄素通脫以俳優自居文章諧謔語言不節後主甚親昵而輕侮之嘗倒縣于梁臨之以刃命使作賦仍限以晷刻暄援筆即成不以為病而傲弄轉甚後主稍不能容後遂搏艾為帽加于其首火以爇之然及於髮垂泣求哀聲聞于

外而弗之釋會衛尉卿柳莊在坐遽起撥之拜謝曰陳  
暄無罪臣恐陛下有翫人之失輒矯赦之造次之愆伏  
待刑憲後主素重莊意稍解救引暄出命莊就坐經數  
日暄發悸而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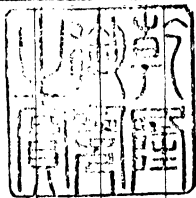
蘭欽字休明中昌魏人也幼而果決趨捷過人宋末隨  
父子雲在洛陽恒於市騙橐馳後子雲還南梁天監中  
以軍功至冀州刺史欽兼文德主帥征南中五郡諸洞  
反者所至皆平欽有謀畧勇決善戰步行日二百里勇

武過人善撫馭得人死力以軍功封安懷縣男累遷都督梁南秦二州刺史進爵為侯征梁漢事平進號智武將軍改授都督衡州刺史未及赴職會西魏攻圍南鄭梁州刺史杜懷珪來請救欽乃大破魏軍追入斜谷斬獲畧盡魏相安定公遣致馬二千疋請結鄰好欽百日之中再破魏軍威振鄰國詔加散騎常侍仍令赴職經廣州因破俚帥陳文徹兄弟並禽之至衡州進號平南將軍改封曲江縣公在州有惠政吏人詣闕請立碑頌



德詔許焉後為廣州刺史前刺史新渝侯映之薨南安侯恬權行州事龔得即真及聞欽至嶺厚貨厨人塗刀以毒削爪進之欽及愛妾俱死帝聞大怒檻車收恬削爵土欽子夏禮侯景至歷陽率其部曲邀景兵敗死之論曰陳伯之雖輕狡為心而勇勁自立其累至爵位蓋有由焉及喪亂既平去就不已卒得其死亦為幸哉慶之初同鷺雀之游終懷鴻鵠之志及乎一見任委長驅伊洛前無強陣攻靡堅城雖南風不競晚致傾覆其所

剋捷亦足稱之蘭欽戰有先鳴位非虛受終逢鴟毒唯  
命也夫



南史卷六十一

南史卷六十一 考證

陳伯之傳張繡剗及於愛子○剗監本作手今从閣本  
自旦至中攻陷其三大千乃退○梁書中作申退作降  
顓由是疑慶之乃密啓武帝○疑監本訛陳今改正又  
梁書云顓由是致疑稍成疎貳慮慶之密啓乃表高  
祖與此小異

破魏潁州刺史婁起揚州刺史是玄寶於溱水○玄魏  
書作云

南史卷六十一 考證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南史卷六十二

詳校官編修<sub>臣</sub>裴謙

洗馬<sub>臣</sub>王坦修覆勘

覆校官主事<sub>臣</sub>李駿

校對官中書<sub>臣</sub>施光輅

謄錄監生<sub>臣</sub>莊文煜

欽定四庫全書

南史卷六十二

唐

李

延

壽

撰

列傳第五十二

賀瑒

子革弟子琛

司馬瑩

朱昇

顧協

徐摛

子陵弟子琛

陵子儉份

鮑泉

鮑行卿行卿弟客卿

賀瑒字德璉會稽山陰人晉司空循之玄孫也世以儒

術顯伯祖道養工卜筮經遇工歌女人病死為筮之曰

此非死也天帝召之歌耳乃以土塊加其心上俄頃而蘇祖道力善三禮有盛名仕宋為尚書三公郎建康令父損亦傳家業瑒少聰敏齊時沛國劉瓛為會稽府丞見瑒深器異之嘗與俱造吳郡張融指瑒謂曰此生將來為儒者宗矣薦之為國子生舉明經後為太學博士梁天監初為太常丞有司舉脩賓禮召見說禮義武帝異之詔朝朔望預華林講四年初開五館以瑒兼五經博士別詔為皇太子定禮撰五經義時武帝方創定禮



樂場所建議多見施行七年拜步兵校尉領五經博士  
卒于館所著禮易老莊講疏朝廷博士議數百篇賓禮  
儀注一百四十五卷瑒於禮尤精館中生徒常數百弟  
子明經對策至數十人二子革季弟子琛並傳瑒業

革字文明少以家貧躬耕供養年二十始輟耒就文受  
業精力不怠有六尺方牀思義未達則橫卧其上不盡  
其義終不肯食通三禮及長徧治孝經論語毛詩左傳  
為兼太學博士長七尺八寸雍容都雅吐納蘊藉敕於

永福省為邵陵湘東武陵三王講禮後為國子博士於  
學講授生徒常數百人出為西中郎湘東王諮議參軍  
帶江陵令王於州置學以革領儒林祭酒講三禮荆楚  
衣冠聽者甚衆前後再監南平郡為人吏所懷尋兼平  
西長史南郡太守革至孝常恨食祿代耕不及為養在  
荊州歷為郡縣所得俸秩不及妻孥專擬還鄉造寺以  
申感思子徽美風儀能談吐深為革愛先革卒革哭之  
因邁疾而卒季亦明三禮位中書黃門郎兼著作

琛字國寶幼孤伯父瑒授其經業一聞便通義理瑒異之常曰此兒當以明經致貴瑒卒後琛家貧常往還諸暨販粟以養母雖自執舟楫閑則習業尤精三禮年二十餘瑒之門徒稍從問道初瑒於鄉里聚徒教授四方受業者三千餘人瑒天監中亡至是復集琛乃築室郊郭之際茅茨數間年將三十便事講授既世習禮學究其精微古述先儒吐言辯絮坐之聽授終日不疲湘東王幼年臨郡彭城到溉為行事聞琛美名命駕相造會

琛正講學侶滿筵既聞上佐忽來莫不傾動琛說經無  
輟曾不降意溉下車欣然就席便申問難往復從容義  
理該贍溉嘆曰通儒碩學復見賀生今且還城尋當相  
屈琛了不酬答神用頽然溉言之王請補郡功曹史琛  
辭以母老終於固執俄遭母憂廬於墓所服闋猶未還  
舍生徒復從之琛哀毀積年骨立而已未堪講授諸生  
營救稍稍習業普通中太尉臨川王宏臨州召補祭酒  
從事琛年已四十餘始應辟命武帝聞其有學術召見

文德殿與語悅之謂僕射徐勉曰琛殊有門業仍補王國侍郎稍遷兼中書通事舍人參軍禮事累遷尚書左丞詔琛撰新諡法便即施用時皇太子議大功之末可  
以冠子嫁女琛駁議曰令旨以大功之末可得冠子嫁女不自冠自嫁推以記文竊猶致惑案嫁冠之禮本是父之所成無父之人乃可自冠故記稱大功小功並以冠子嫁子為文非關唯得為子已身不得也小功之末既得自娶而亦云冠子娶婦其義益明故先列二服每

明冠子嫁子結於後句方顯自娶之義既明小功自娶  
即知大功自冠矣蓋是約言而見旨若謂緣父服大功  
子服小功小功服輕故得為子冠嫁大功服重故不得  
自嫁自冠者則小功之末非明父子服殊不應復云冠  
子嫁子也若謂小功之文言已可娶大功之文不言已  
冠故知身有大功不得自行嘉禮但得為子冠嫁竊謂  
有服不行嘉禮本為吉凶不可相干子雖小功之末可  
得行冠嫁猶應須父得為其冠嫁若父於大功之末可

以冠子嫁子是於吉凶禮無礙吉凶禮無礙豈不得自冠自嫁若自冠自嫁於事有礙則冠子嫁子寧獨可通今許其冠子而塞其自冠是琛之所惑也又令旨推下殤小功不可娶婦則降服大功亦不得為子冠嫁伏尋此旨若為降服大功不可冠子嫁子則降服小功亦不可自冠自嫁是為凡厥降服大功小功皆不得冠娶矣記文應云降服則不可寧得唯稱下殤今不言降服的舉下殤實有其義夫出嫁出後或有再降出後之身於

本姊妹降為大功若是大夫服士父又以尊降則成小  
功其於冠嫁義無以異所以然者出嫁則有受我出後  
則有傳重並欲使薄於此而厚於彼此服雖降彼服則  
隆昔實菴親雖復再降猶依小功之禮可冠可娶若夫  
菴降大功大功降為小功止是一等降殺有倫服未嫁  
冠故無有異唯下殤之服特明不娶之義者蓋緣以幼  
弱之故夭喪情深既無受厚他姓又異傳重彼宗嫌其  
年幼頓成殺畧故特明不娶以示本重之恩是以凡厥



降服冠嫁不殊唯在下殤乃明不娶其義若此則不得  
言大功之降服皆不冠嫁也且記云下殤小功言下殤  
則不得通於中上語小功又不兼於大功若實大功小  
功降服皆不冠嫁上中二殤亦不冠嫁者記不得直云  
下殤小功則不可恐非文意此又琛之所疑也遂從琛  
議加員外散騎常侍舊尚書南坐無貂貂自琛始也遷  
御史中丞參禮儀如先琛性貪嗇多受賕賂家產既豐  
買主第為宅為有司奏坐免官後為通直散騎常侍領

尚書左丞參禮儀事琛前後居職凡郊廟諸儀多所創  
定每進見武帝與語常移晷刻故省中語曰上殿不下  
有賀雅琛容止閑雅故時人呼之遷散騎常侍參禮儀  
如故時武帝年高任職者緣飾奸諂深害時政琛啓陳  
事條封奏大畧其一曰今北邊稽服政是生聚教訓之  
時而天下戶口減落誠當今之急務國家之於關外賦  
稅蓋微乃至年常租調動致逋積而人失安居寧非收  
守之過其二事曰今天下宰守所以皆尚貪殘罕有廉

白者良由風俗侈靡使之然也欲使人守廉隅吏尚清白安可得邪今誠宜嚴為禁制導之以節儉貶黜雕飾糾奏浮華使衆皆知變其耳目改其好惡則易於反掌其三事曰斗筭之人詭競求進運挈瓶之智徼分外之求以深刻為能以繩逐為務長弊增奸寔由於此今誠願責其公平之効黜其殘愚之心則下安上謐無徼倖之患矣其四事曰自征伐北境帑藏空虛今天下無事而猶日不暇給良有以也夫國弊則省其事而息其費

事省則養人費息則財聚若言小費不足害財則終年  
不息矣以小役不足妨人則終年不止矣書奏武帝大  
怒召主書於前口受敕責琛曰朕有天下四十餘年公  
車謹言日聞聽覽每苦倥傯更增慙惑卿珥貂紆組博  
問洽聞不宜同於闕茸止取名字言我能上事恨朝廷  
不能受卿云今北邊稽服政是生聚教訓之時而人失  
安居牧守之過但大澤之中有龍有蛇縱不盡善不能  
皆惡卿可分明顯出其人卿云宜導之以節儉又云至

道者必以淳素為先此言大善夫子言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雖令不從朕絕房室三十餘年不與女人同屋而寢亦三十餘年於居處不過一牀之地雕飾之物不入於宮此亦人所共知受生不飲酒受生不好音樂所以朝中曲宴未嘗奏樂朕三更出理事隨事多少事或少中前得竟事多至日昃方得就食既常一食若晝若夜無有定時疾苦之日或亦再食昔腰過於十圍今之瘦削裁二尺餘舊帶猶存非為妄說為誰為之救

物故也書云股肱惟人良臣惟聖向使朕有股肱可得中主今乃不免居九品之下不令而行徒虛言耳卿又云百司莫不奏事詭競求進今不許外人呈事於義可否以噎廢滄此之謂也若斷呈事誰尸其任專委之人云何可得是故古人云專聽生姦獨任成亂何者是宜具以奏聞琛奉敕但謝過而已不敢有所指斥太清二年為中軍宣城王長史侯景陷城琛被創未死賊求得之與至闕下求見僕射王克領軍朱异勸開城納賊克

等讓之涕泣而止賊復輿送莊嚴寺療之明年臺城不  
守琛逃歸鄉里其年賊寇會稽復執琛送出都以為金  
紫光祿大夫卒琛所撰三禮講疏五經滯義及諸儀注  
凡百餘篇子翊位巴山太守

司馬璩字元表河內溫人也曾祖純之晉大司農高密  
敬王祖讓之員外常侍父燮善三禮仕齊位國子博士  
璩少傳家業強力專精手不釋卷沛國劉瓛為儒者宗  
嘉其學深相賞好與樂安任昉善昉亦推重之梁天監

初詔通儒定五禮有舉槩脩嘉禮除尚書祠部郎時創定禮樂槩所建議多見施行兼中書通事舍人每吉凶禮當時名儒明山賓賀瑒等疑不能斷者皆取決焉累遷御史中丞十六年出為宣毅南康王長史行府國并石頭戍軍事槩雖居外官有敕預文德武德二殿長名問訊不限日遷晉安王長史卒王命記室庾肩吾集其文為十卷所撰嘉禮儀注一百一十二卷

朱异字彥和吳郡錢塘人也祖昭之以學解稱於鄉叔



父謙之字處光以義烈知名年數歲所生母亡昭之假  
葬於田側為族人朱幼方燎火所焚同產姊密語之謙  
之雖小便哀感如持喪長不昏娶齊永明中手及殺幼  
方詣獄自繫縣令申靈勗表上之齊武帝嘉其義慮相  
報復乃遣謙之隨曹武西行將發幼方子懌於津陽門  
伺殺謙之兄巽之即异父也又刺殺懌有司以聞武帝  
曰此皆是義事不可問悉赦之吳興沈顗聞而歎曰弟  
死於孝兄徇於義孝友之節萃此一門巽之字處林有

志節著辯相論幼時顧歡見而異之以女妻焉仕齊官至吳平令昇年數歲外祖顧歡撫之謂其祖昭之曰此兒非常器當成卿門戶年十餘好羣聚蒲博頗為鄉黨所患及長乃折節從師梁初開五館昇服膺於博士明山賓居貧以傭書自業寫畢便誦徧覽五經尤明禮易涉獵文史兼通雜藝博奕書算皆其所長年二十出都詣尚書令沈約面試之因戲昇曰卿年少何乃不廉昇逡巡未達其旨約乃曰天下唯有文義恭書卿一時將

去可謂不廉也尋上書言建康宜置獄司比廷尉敕付  
尚書詳議從之舊制年二十五方得釋褐時昇適二十  
一特敕擢為揚州議曹從事史尋有詔求異能之士五  
經博士明山賓表薦昇年時尚少德備老成在獨無散  
逸之想處闇有對賓之色器宇弘深神表峰峻金山萬  
丈緣陟未登玉海千尋窺映不測加以珪璋新琢錦組  
初構觸響鏗鏘遇采便發觀其信行非唯十室所稀若  
使負重遙途必有千里之用武帝召見使說孝經周易

義甚悅之謂左右曰朱异實異後見明山賓曰卿所舉殊得人仍召直西省俄兼太學博士其年帝自講孝經使异執讀遷尚書儀曹郎入兼中書通事舍人後除中書郎時秋日始拜有飛蟬正集异武冠上時咸謂蟬珥之兆遷太子右衛率普通五年大舉北侵魏徐州刺史元法僧遣使請舉地內屬詔有司議其虛實异曰自王師北討剋獲相繼徐州地轉削弱咸願歸罪法僧懼禍其降必非偽也帝仍遣异報法僧并敕衆軍應接受异

節度及至法僧遵承朝旨如昇策馬遷散騎常侍昇容  
貌魁梧能舉止雖出自諸生甚閑軍國故實自周捨卒  
後昇代掌機密其軍旅謀謨方鎮改換朝儀國典詔誥  
敕書並典掌之每四方表疏當局簿領諮詳請斷填委  
於前昇屬辭落紙覽事下議縱橫敏贍不暫停筆頃刻  
之間諸事便了遷右衛將軍啓求於儀賢堂奉述武帝  
老子義敕許之及就講朝士及道俗聽者千餘人為一  
時之盛時城西又開士林館以延學士昇與左丞賀琛

遶日述武帝禮記中庸義皇太子又召异於玄圃講易  
大同八年改加侍中异博解多藝園基上品而貪財冒  
賄欺罔視聽以伺候人主意不肯進賢黜惡四方餉饋  
曾無推拒故遠近莫不忿疾起宅東陂窮乎美麗晚朝  
來下酣飲其中每迫曠黃慮臺門將闔乃引其鹵簿自  
宅至城使捉城門停留管籥既而聲勢所驅薰灼内外  
產與羊侃相埒好飲食極滋味聲色之娛子鵞鰓鮑不  
輟於口雖朝謁從車中必齎飴餌而輕傲朝賢不避貴

戚人或誨之异曰我寒士也遭逢以至今日諸貴皆恃  
枯骨見輕我下之則為蔑尤甚我是以先之自徐勉周  
捨卒後外朝則何敬容內省則异敬容質慤無文以綱  
維為已任异文華敏洽曲營世譽二人行異而俱見偉  
异在內省十餘年未嘗被譴司農卿傳岐嘗謂异曰今  
聖上委政於君安得每事從旨頃者外聞殊有異論异  
曰政言我不能諫爭耳當今天子聖明吾豈可以其所  
聞干忤天聽太清二年為中領軍舍人如故初武帝夢

中原盡平舉朝稱慶甚悅以語异曰吾生平少夢夢必有實异曰此宇內方一之徵及侯景降敕召羣臣廷議尚書僕射謝舉等以為不可許武帝欲納之未決嘗夙興至武德閣口獨言我國家猶若金甌無一傷缺承平若此今便受地詎是事宜脫至紛紜悔無所及异探帝微旨答曰聖明御寓上應蒼玄北土遺黎誰不慕仰為無機會未達其心今侯景分魏國大半遠歸聖朝若不容受恐絕後來之望帝深納异言又感前夢遂納之及



貞陽侯敗沒帝憂曰今乃作晉家事乎尋而貞陽自魏遣使述魏相高澄欲申和睦敕有司定議异又議以和為允帝從之其年六月遣建康令謝挺通直郎徐陵使北通好時侯景鎮壽春疑懼累啓請絕和及致書與异餉金二百兩又致書於制局監周石珍令具申聞异納其金而不停北使景遂反初景謀反合州刺史鄱陽王範司州刺史羊鴉仁並累有啓聞异以景孤立寄命必不應爾乃謂使曰鄱陽王遂不許國家有一客並不為

聞奏及賊至板橋使前壽州司馬徐思玉先至求見於上上召問之思玉給稱反賊請閒陳事上將屏左右舍人高善寶曰思玉從賊中來情偽難測安可使其獨在殿上時昇侍坐乃曰徐思玉豈是刺客邪何言之僻善寶曰思玉已將臨賀入北詎可輕信言未卒思玉果出賊啓昇大慙賊遂以討昇及陸驗為名及景至城下又射啓言朱昇等蔑弄朝權輕作威福臣為讒臣所陷欲加屠戮陛下誅昇等臣歛轡北歸帝問簡文曰有是乎

對曰然帝召有司將誅之簡文曰賊特以异等為名耳  
今日殺异無救於急適足貽笑將來若祆氛既息誅之  
未晚帝乃止异之方倖在朝莫不側目雖皇太子亦不  
能平至是城内咸尤异簡文為四言愍亂詩曰愍彼阪  
田嗟斯氛霧謀之不臧塞我王度又製圍城賦末章云  
彼高冠及厚履並鼎食而乘肥升紫霄之丹地排玉殿  
之金扉陳謀謨之愍沃宣政刑之福威四郊以之多壘  
萬邦以之未綏問豺狼其何者訪虺蜴之為誰並以指

異又帝登南樓望賊顧謂異曰四郊多壘誰之罪歟異  
流汗不能對慙憤發病卒時年六十七詔贈尚書右僕  
射舊尚書官不以為贈及異卒武帝悼惜之方議贈事  
左右有善異者乃啓曰異生平所懷願得執法帝因其  
宿志特有此贈異居權要三十餘年善承上旨故特被  
寵任歷官自員外常侍至侍中四官皆珥貂自右衛率  
至領軍四職並驅鹵簿近代未之有也異及諸子自潮  
溝列宅至青溪其中有臺池翫好每暇日與賓客遊焉

四方饋遺財貨充積性吝嗇未嘗有散施厨下珍羞恒腐爛每月常棄十數車雖諸子別房亦不分贍所撰禮易講疏及儀注文集百餘篇子肅位國子博士次閏司徒掾並遇亂卒

顧協字正禮吳郡吳人晉司空和六世孫也幼孤隨母養於外氏外從祖右光祿大夫張永嘗攜内外孫姪游虎丘山協年數歲永撫之曰兒欲何戲協曰兒政欲枕石漱流永歎息曰顧氏興於此子及長好學以精力稱

外氏諸張多賢達有識鑒內弟率尤推重焉初為揚州  
議曹從事舉秀才尚書令沈約覽其策而歎曰江左以  
來未有斯作為兼廷尉正太尉臨川王聞其名召掌書  
記仍侍西豐侯正德讀正德為巴西梓潼郡協除所部  
新安令未至縣遭母憂刺史始興王厚資遣之送喪還  
於峽江遇風同旅皆漂溺唯協一舫觸石得泊焉咸謂  
精誠所致張率嘗薦之於帝問協年率言三十有五帝  
曰北方高涼四十強仕南方卑濕三十已衰如協便為

已老但其事親孝與友信亦不可遺於草澤卿便稱敕  
喚出於是以協為兼太學博士累遷湘東王參軍兼記  
室普通中有詔舉士湘東王表薦之即召拜通直散騎  
侍郎兼中書通事舍人大通三年電擊大航華表然盡  
建康縣馳啓協以為非吉祥未即呈聞後帝知之曰電  
之所擊一本罰惡龍二彰朕之有過協掩惡揚善非曰  
忠公由是見免後守鴻臚卿員外散騎常侍卿舍人並  
如故自為近臣便繁幾密每有述製敕前示協時輩榮

之卒官無衾以歛為士子所嗟歎武帝悼惜之為舉哀  
贈散騎常侍諡曰溫子協少清介有志操初為廷尉正  
冬服單薄寺卿蔡法度欲解襦與之憚其清嚴不敢發  
口謂人曰我願解身上襦與顧郎顧郎難衣食者竟不  
敢以遺之及為舍人同官者皆潤屋協在省十六載器  
服飲食不改於常有門生始來事協知其廉潔不敢厚  
餉止送錢二千協發怒杖二十因此事者絕於饋遺自  
丁艱憂遂終身布衣蔬食少時將甥舅息女未成昏而



協母亡免喪後不復娶年六十餘此女猶未他適協義而迎之晚雖判合卒無肩嗣協博極羣書於文字及禽獸草木尤稱精詳撰異姓苑五卷瑣語十卷文集十卷並行於世

徐搞字士秀東海郟人也一字士績祖憑道宋海陵太守父超之梁天監初位員外散騎常侍搞幼好學及長徧覽經史屬文好為新變不拘舊體晉安王綱出戍石頭武帝謂周捨曰為我求一人文學俱長兼有行者欲

令與晉安游處捨曰臣外弟徐摛形質陋小若不勝衣而堪此選帝曰必有仲宣之才亦不簡貌乃以摛為侍讀大通初王總戎北侵以摛兼寧蠻府長史參贊戎政教命軍書多自摛出王入為皇太子轉家令兼管記尋帶領直摛文體既別春坊盡學之宮體之號自斯而始帝聞之怒召摛加誚責及見應對明敏辭義可觀乃意釋因問五經大義次問歷代史及百家雜記末論釋教摛商較從橫應答如響帝甚加歎異更被親狎寵遇日

隆領軍朱异不悅謂所親曰徐叟出入兩宮漸來見逼  
我須早為之所遂承間白帝曰攜年老又愛泉石意在  
一郡自養帝謂攜欲之乃召攜曰新安大好山水任昉  
等並經為之卿為我臨此郡中大通三年遂出為新安  
太守為政清靜教人禮義勸課農桑暮月風俗便改秩  
滿為中庶子時臨城公納夫人王氏即簡文妃姪女晉  
宋以來初昏三日婦見舅姑衆賓皆列觀引春秋義云  
丁丑夫人姜氏至戊寅公使大夫宗婦覲用幣戊寅即

丁丑之明日故禮官據此皆云宜依舊貫簡文問搗搗議曰儀禮云質明贊見婦於舅姑雜記又云婦見舅姑兄弟姊妹皆立於堂下政言婦是外宗未審嫺令所以舅延外客姑率內賓堂下之儀以備盛禮近代婦於舅姑本有戚屬不相瞻者夫人乃妃姪女有異他姻覲見之儀謂應可畧簡文從其議除太子左衛率及侯景攻陷臺城時簡文居永福省賊衆奔入侍衛走散莫有存者搗獨侍立不動徐謂景曰侯公當以禮見何得如此

凶威遂折侯景乃拜由是常憚。摛簡文嗣位進授左衛將軍固辭不拜簡文被閉摛不獲朝謁因感氣疾而卒年七十八贈侍中太子詹事諡貞子長子陵最知名

陵字孝穆母臧氏嘗夢五色雲化為鳳集左肩上已而誕陵年數歲家人攜以候沙門釋寶誌寶誌摩其頂曰天上石麒麟也光宅寺慧雲法師每嗟陵早就謂之顏回八歲屬文十三通莊老義及長博涉史籍從橫有口辯父摛為晉安王諮議王又引陵參寧蠻府軍事王立

為皇太子東宮置學士陵充其選稍遷尚書度支部出  
為上虞令御史中丞劉孝儀與陵先有隙風聞劾陵在  
縣贓污因坐免久之為通直散騎侍郎梁簡文在東宮  
撰長春殿義記使陵為序又令於少傅府述今所製莊  
子義太清二年兼通直散騎常侍使魏魏人授館宴賓  
是日甚熱其主客魏收謝陵曰今日之熱當由徐常侍  
來陵即答曰昔王肅至此為魏始制禮儀今我來聘使  
卿復知寒暑收大慙齊文襄為相以收失言囚之累日

及侯景入寇陵父攜先在圍城之內陵不奉家信便蔬食布衣若居哀恤會齊受魏禪梁元帝承制於江陵復通使於齊陵累求復命終拘留不遣乃致書於僕射楊遵彥不報及魏平江陵齊送貞陽侯明為梁嗣乃遣陵隨還太尉王僧辯初拒境不納明往復致書皆陵辭也及明入僧辯得陵大喜以為尚書吏部郎兼掌詔誥其年陳武帝誅僧辯仍進討韋載而任約徐嗣徽承虛襲石頭陵感僧辯舊恩往赴約約平武帝釋陵不問以為

尚書左丞紹泰二年又使齊還除給事黃門侍郎祕書  
監陳受禪加散騎常侍天嘉四年為五兵尚書領大著  
作六年除散騎常侍御史中丞時安成王頊為司空以  
帝弟之尊權傾朝野直兵鮑僧叡假王威風抑塞辭訟  
大臣莫敢言陵乃奏彈之文帝見陵服章嚴肅若不可  
犯為歛容正坐陵進讀奏狀時安成王殿上侍立仰視  
大帝流汗失色陵遣殿中郎引王下殿自是朝廷肅然  
遷吏部尚書領大著作陵以梁末以來選授多失其所



於是提舉網維綜覈名實時有冒進求官馳競不已者  
乃為書宣示之曰永定之時聖朝草創干戈未息尚無  
條序府庫空虛賞賜懸乏白銀難得黃札易營權以官  
階代於錢絹義在撫接無計多少致令員外常侍路上  
比肩諮議參軍市中無數豈是朝章應其如此今衣冠  
禮樂日富年華何可猶作舊意非理望也所見諸君多  
踰本分猶言大屈未諭高懷若問梁朝朱領軍昇亦為  
卿相比不踰其本分耶比是天子所拔非關選序梁武

帝云世間人言有目色我特不目色范梈宋文帝亦云  
人豈無運命每有好官缺輒憶羊玄保此則清階顯職  
不由選也既忝衡流諸賢深明鄙意自是衆咸服焉時  
論比之毛玠及宣帝入輔謀黜異志者引陵預其議廢  
帝即位封建昌縣侯太建中為尚書左僕射抗表推周  
弘正王勣等帝召入內殿曰卿何為固辭而舉人乎陵  
曰弘正舊藩長史王勣太平中相府長史張種帝鄉賢  
戚若選賢舊臣宜居後固辭累日乃奉詔及朝議北侵

宣帝命舉元帥衆議在淳于量陵獨曰不然吳明徹家在淮左悉彼風俗將畧人才當今無過者於是爭論數日不能決都官尚書裴忌曰臣同徐僕射陵應聲曰非但明徹良將忌即良副也是日詔明徹為大都督令忌監軍事遂剋淮南數十州地宣帝因置酒舉杯屬陵曰賞卿知人七年領國子祭酒以公事免侍中僕射尋加侍中給扶十二年為中書監領太子詹事以年老累表求致事宣帝亦優禮之詔將作為造大齋令陵就第攝

事後主即位遷左光祿大夫太子少傅至德元年卒年七十七詔贈特進初後主為文示陵云他人所作陵嗤之曰都不成辭句後主銜之至是諡曰章偽侯陵器局深遠容止可觀性又清簡無所營樹俸祿與親族共之太建中食建昌戶戶送米至水次親戚有貧賈者皆召令取焉數日便盡陵家尋致乏絕府寮怪問其故陵云我有車牛衣裳可賣餘家有可賣不其周給如此少而崇信釋教經論多有釋解後主在東宮令陵講大品經

義學名僧自遠雲集每講筵商較四坐莫能與抗目有  
青睛時人以為聰慧之相也自陳創業大檄軍書及受  
禪詔策皆陵所製為一代文宗亦不以矜物未嘗詆訶  
作者其於後進接引無倦文宣之時國家有大手筆必  
命陵草之其文頗變舊體緝裁巧密多有新意每一文  
出好事者已傳寫成誦遂傳于周齊家有其本後逢喪  
亂多散失存者三十卷陵有四子儉份儀傳

儉一名報幼而脩立勤學有志操汝南周弘直重其為

人妻之以女梁元帝召為尚書金部郎中常侍宴賦詩  
元帝歎賞之曰徐氏之子復有文矣魏平江陵還建鄴  
累遷中書侍郎太建初廣州刺史歐陽紇舉兵反宣帝  
令儉持節喻旨紇見儉盛列仗衛言辭不恭儉曰呂嘉  
之事誠當已遠將軍獨不見周迪陳寶應乎紇默然不  
答懼儉沮衆不許入城置儉於孤園寺紇嘗出見儉儉  
謂曰將軍業已舉事儉須還報天子儉之性命雖在將  
軍將軍成敗不在於儉幸不見留紇於是遣儉從間道

馳還宣帝乃命章昭達討紇以儉監昭達軍紇平為兼  
中書通事舍人後主立累遷尋陽內史為政嚴明盜賊  
靜息遷散騎常侍襲封建昌侯入為御史中丞儉公平  
無所阿附尚書令江總望重一時為儉所劾後主深委  
任焉禎明二年卒

份少有父風九歲為夢賦陵見之謂所親曰吾幼屬文  
亦不如此為海鹽令有政績入為太子洗馬性孝弟陵  
嘗疾篤份燒香泣涕跪誦孝經日夜不息如是者三日

陵疾豁然而愈親戚皆謂份孝感所致先陵卒

儀少聰警仕陳位尚書殿中郎陳亡隱于錢塘之赭山

隋煬帝召為學士尋除著作佐郎大業四年卒

陵弟孝克有口辯能談玄理性至孝遭父憂殆不勝喪

事所生母陳氏盡就養之道梁末侯景寇亂孝克養母

餽粥不能給妻東莞臧氏領軍將軍盾女也甚有容色

孝克乃謂曰今饑荒如此供養交闕欲嫁卿與當世人

望彼此俱濟於卿如何臧氏弗許之時有孔景行者為



侯景將多從左右逼而迎之臧氏涕泣而去所得穀帛悉以遺母孝克又剃髮為沙門改名法整兼乞食以充給焉臧氏亦深念舊恩數私致饋餉故不乏絕後景行戰死臧氏伺孝克於途中累日乃見謂孝克曰往日之事非為相負今既得脫當歸供養孝克嘿然無答於是歸俗更為夫妻後東遊居錢塘之佳義里與諸僧討論釋典遂通三論每日二時講旦講佛經晚講禮傳道俗受業者數百人天嘉中除剡令非其好尋去職太建四

年徵為祕書丞不就乃蔬食長齋持菩薩戒晝夜講誦  
法華經宣帝甚嘉其操行後為國子祭酒孝克每侍宴  
無所食噉至席散當其前膳羞損減帝密記以問中書  
舍人管斌斌自是伺之見孝克取珍果納紳帶中斌當  
時莫識其意後尋訪方知其以遺母斌以啓宣帝嗟歎  
良久乃敕自今宴享孝克前饌並遣將還以餉其母時  
論美之至德中皇太子入學釋奠百司陪列孝克發孝  
經題後主詔皇太子北面致敬禎明元年入為都官尚

書自晉以來尚書官僚皆攜家屬居省省在臺城內下  
舍門中有閣道東西跨路通于朝堂其第一即都官省  
西抵閣道年代久遠多有鬼怪每夜昏之際無故有聲  
光或見人著衣冠從井中出須臾復沒或門閣自然開  
閉居多死亡尚書周確卒於此省孝克代確便即居之  
經兩載祆變皆息時人咸以為貞正所致孝克性清素  
好施惠故不免飢寒後主敕以石頭津稅給之孝克悉  
用設齋寫經隨盡二年為散騎常侍侍東宮陳亡隨例

入長安家道壁立所生母患欲粳米為粥不能常辦母  
亡後孝克遂常噉麥有遺粳米者孝克對而悲泣終身  
不復食焉開皇十二年長安疾疫隋文帝聞其名行召  
令於尚書都堂講金剛般若經尋授國子博士後侍東  
宮講禮傳十九年以疾卒年七十三臨終正坐念佛室  
內有非常香氣鄰里皆驚異之子萬載位太子洗馬

鮑泉字潤岳東海人也父幾字景玄家貧以母老詣吏  
部尚書王亮干祿亮一見嗟賞舉為春陵令後為明山

賓所薦為太常丞以外凡傳昭為太常依制總服不得  
相臨改為尚書郎終於湘東王諮議參軍泉美鬚髯善  
舉止身長八尺性甚警悟博涉史傳兼有文筆少事元  
帝為國常侍早見擢任謂曰我文之外無出卿者後為  
通直侍郎常乘高幃車從數十左右繖蓋服玩甚精道  
逢國子祭酒王承承疑非舊貴遣訪之泉從者答曰鮑  
通直承怪焉復欲辱之遣逼車問鮑通直復是何許人  
而得如此都下少年遂為口實見尚豪華人相戲曰鮑

通直復是何許人而得如此以為笑謔及元帝承制累遷至信州刺史方等之敗元帝大怒泉與王僧辯討之僧辯曰計將安出泉曰事等沃雪何所多慮僧辯曰君言文士常談耳江東少有武幹非精兵一萬不可以往竟陵甲卒不久當至猶可重申欲與卿入言之泉許諾及僧辯如向言泉嘿然不繼元帝大怒於是械繫僧辯時人比泉為酈寄泉既專征長沙久而不剋元帝乃數泉二十罪為書責之曰面如冠玉還疑木偶鬚似蝟毛

徒勞繞喙乃從獄中起王僧辯代泉為都督使舍人羅重歡領齋仗三百人與僧辯往及至長沙遣通泉曰羅舍人被令送王竟陵來泉愕然顧左右曰得王竟陵助我經畧賊不足平矣乃拂席坐而待之僧辯入乃背泉而坐曰鮑郎卿有罪令旨使我鑠卿卿勿以故意見期命重歡出令示泉鑠之牀下泉顏色自若了無懼容曰稽緩王師罪乃甘分但恐後人更思鮑泉之憤憤耳僧辯色甚不平泉乃啓陳淹遲之罪元帝尋復其任令與

僧辯等東逼邵陵王於郢州郢州平元帝以世子方諸  
為刺史泉為長史行州府事方諸見泉和弱每有諮陳  
未嘗用使泉伏牀騎背為馬書其衣作其姓名由是州  
府盡相欺侯景密遣將宋子仙任約襲之方諸與泉不  
恤軍政唯蒲酒自樂云賊何由得至既而傳告者衆始  
命闔門城陷賊執方諸及泉送之景所後景攻王僧辯  
於巴陵不剋敗還乃殺泉於江夏沉其屍於黃鶴磯初  
泉夢著朱衣行水上及死舉身帶血而沉于江如其夢



泉於儀禮尤明撰新儀三十卷行於世時又有鮑行卿以博學大才稱位後軍臨川王錄事兼中書舍人遷步兵校尉上玉壁銘武帝發詔褒賞好韻語及拜步兵謝帝曰作舍人不免貧得五校實大校例皆如此有集二十卷撰皇室儀十三卷乘輿龍飛記二卷

弟客卿位南康太守客卿三子檢正至並才藝知名俱為湘東王五佐正好交遊無日不適人人為之語曰無處不逢烏噪無處不逢鮑佐正不為湘東王所知獻書

告退王恨之及建鄴城陷正為尚書外兵郎病不能起  
景雜於死屍焚之王聞之曰忠非紀信利非象齒焚如  
棄如於是乎得君子以此知湘東王不仁檢為湘東鎮  
西府中記室使蜀不屈於武陵王見害

論曰夏侯勝云士患不明經術經術明取青紫如拾地  
芥耳於賀瑒賀琛朱异司馬襲其得之矣而异遂微寵  
倖任事居權不能以道佐時苟取容媚及延寇敗國實  
异之由禍難既彰不明其罪亦既身死寵贈猶殊罰既

弗加賞亦斯濫夫太清之亂固其宜矣顧協清介足以  
追蹤古人徐摛貞正仁者信乎有勇孝穆聰明特達締  
構興王獻替謀猷亮直斯在泉本大房之士每處荷戈  
之任非材之責勝任不亦難乎

南史卷六十二

南史卷六十二考證

朱异傳起宅東坡窮乎美麗晚朝來下酣飲其中○朝

一本作日

子鵝魚鮓不輟於口○鮓一本作鮓字書鮓音蘇與甦

同若鮓恐非佳品疑有訛字

愍彼阪田○阪南本作陂

徐摛傳簡文被閉摛不獲朝謁○梁書閉字上有幽字

徐陵傳既忝衡流諸賢深明鄙意○忝監本誤仝今改

正又陳書云既忝衡流應須粉墨所望諸賢深明鄙意較明白

弘正舊藩長史王勣太平中相府長史○陳書無中字  
徐儉傳儉一名報○報陳書作衆

汝南周弘直重其為人○直陳書作正

徐陵弟孝克傳欲嫁卿與當世人望彼此俱濟○當世  
陳書作富應改从之

鮑泉傳父幾○幾梁書作機

泉於儀禮尤明撰新儀三十卷行於世○三梁書作四

南史卷六十二考證